

第二卷第八期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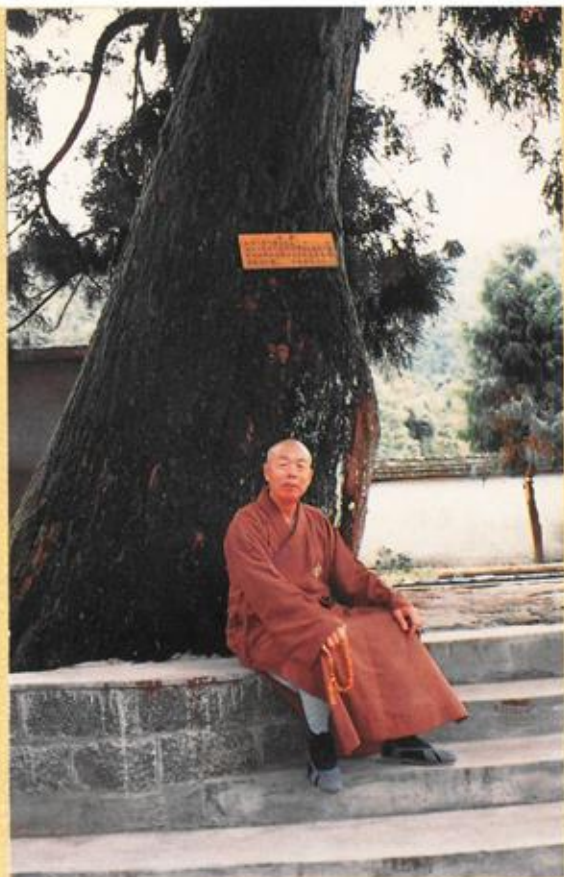
砂林

贈
閱

法語

學佛人最要緊的是信心，根不立則無以成花葉，學佛亦如此。可見吾人修道之心若不堅定，則如風中燭，搖擺不定，難以穩定地散發智慧的光熱。如果沒有智慧，就無從辨別邪正之法，對正見的佛法自然無法產生正信的心來。沒有正信的心，容易滋生疑惑，修學佛法最忌的就是疑惑。疑惑是學佛最大的障礙，因為有疑惑心的人，修一切的功德，往往是不會成功的。茲借南傳法句經一偈以為法語，與諸善信共勉之：

心若不安定，又不了正法，
信心不堅者，智慧不成就。



釋菩妙老和尚

目錄

願消三障諸煩惱 願得福慧真明了
普願災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薩道

印度佛教(二)	1
漢譯南傳大藏經譯文摘錄	3
元亨寺大陸朝聖參訪(一)	7
佛教家庭醫學	11
四諦說之種種相與法觀(五)	12
佛教藝術源流(六)	15
哀思與歎息	19
佛教漫畫精選——世尊的成佛之路	21
蘭若書箋	25
淺論佛教基本緣起觀	28
妙林文學天地	31
佛訊服務網	40

無我與緣起

◎吳老擇

實行戒律之僧團，或歸依佛教的信徒，虔誠地禮拜供養三寶，是佛教的宗教現象，或稱為佛教社會現象。緣起、無我、四諦、八正道、七覺支、三十七道品……是佛教的根本思想。此根本思想，是佛教的特質或稱為佛教的內容和本質。儘管世界上的宗教學者，或宗教社會學者，觀察中國佛教的信仰現象，對照佛教的內容和本質，言信仰和其本質，沒有互相關係，並且存有對立的矛盾。事實上，其信仰現象，百分之九十是以民間的宗教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內容。所以往往只能看到佛教的宗教現象，卻看不到佛教原來的本質。對於有心提倡原來的佛教學者，熱心奉獻，想從佛教的信仰現象逐漸引導接近於佛教思想本質，是一件極為艱難且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佛陀出生在二千多年前的印度，當時印度傳統文明的發展

，已經達到最高峯，而至漸漸沒落的時代。所以新興宗教的六師外道，競相流行於印度，有的繼續主張梵我說，有的主張宿命論，有的主張無因無果的自然說，真是宗教雜亂。邪說四起時代。如同今日台灣的宗教，好像是一個國際的大市場，貨色豐富，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到底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實在令人手足無措，無所適從。

我，在印度的古代文化中，有恆存不滅的意義，人之此小我為形體所拘，物欲所蔽，與大梵相違背。梵我對立，就是背覺而馳，而受生死輪迴之痛苦；雖受物欲的蔽覆，我的本質仍是清淨不變的。如同摩尼寶珠，墮落在污穢的泥中，其寶珠的本質是永遠不會變質的。如果有一天，從穢泥中撿出來，把外在的塵垢洗除乾淨了，就恢復寶珠本來的面目，就是梵我歸一，真俗同體不一亦不二，就離開了生死輪迴。（後來大乘佛教稱此為如來藏，或稱為本覺和真如實性。）宋明理學謂天人合一，天與人不一不二，如莊子之大宗師，謂「其一以天為徒，其不一以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印度婆羅門之人界與梵的差別，最後除掉人界的差別，回復梵我合一的思想範疇，和中國的真人不約而同相契合。不管是天人合一的真人，梵我無差別的真如實性，這種大我與真我的思想，在中國佛教及中國社會，發生一股強力的浩然之氣，推動二千多年來的中國文化，成為圓融直覺的中原思想。但到近代，因中國社會的變革，和功利主義文化、西洋方法論的學風不斷的襲來，這種圓融直覺的包容思想，實已到了存亡絕續的關頭，有的主張全部推翻，有的主張重新保留，保留或推翻，就看現代人和歷史如何去選擇。

佛教無我的根本思想，一定要改頭換面，變形並變質，成

為無為無所不為的真空，才能受包容，不然就會被排出其所包容之外（如大乘不容受小乘，天人合一思想，用不著西洋的方論和邏輯學）。所謂圓融之包容矣！異己者，即不包又不容。所以有人稱此為學術文化的專制主義，不容許有自由競爭的餘地，此可斷言，其心大而氣量小也。

根本佛教的無我，用中國式的智識去理解，確實是一個甚深難解的問題。譬如我要念書，我要為社會服務，我要做生意賺大錢，可以發展社會經濟，使人人生活富裕，乃至我要做好事，我要救濟貧苦的人。這種我，有什麼不好，為什麼一定要無我才成？如果世間沒有這種我，那世間豈不是成了死的世間嗎？確實不錯，問題就在這裏，但要進一步的去考慮，日本產品的洪流，造成美國好多人失業，台灣經濟的發達，招來「貪婪之島」的惡名，凡此如果發生在十七、八世紀，就非發動經濟戰爭不可。勝者幸福富裕，敗者貧窮淒慘，這豈不是我的擴大，和我的發展所使然的嗎？還有產業公害，自然環境的破壞等等。如我要辦醫院救濟貧苦的人，能說這種我不好嗎？但有同行業的對手出現，心裏上會不難過和怨恨？如辦得比自己更好，如果羣衆漸漸減少了，客戶也漸漸跑光了，難道自己不會痛恨嗎？……諸如此類的例子多矣。好吧！就算是沒有敵手，一帆風順地達到理想的發展，並且到達自我權威的境地。但山有千年樹，世上卻無百歲人，事業有了成就，應該要萬壽無疆，但夕陽無限好，可惜近黃昏！曾經看到許多位老前輩，明明是要死了，卻執著我的事業該如何的維持，財產該如何的分配，真是要死不死，死去活來，似乎很不甘願走上這條路。毛澤東的晚年，中風手足癱瘓，白內障視力衰退，常深居中海，嘆息早年戰無不勝，今日卻不勝自己的身體！以前是千軍

萬馬的統帥，今日身邊只有張玉鳳和孟錦雲兩位女人看護他，自己的江山和自己的身體，慢慢地離他而去，這種淒涼和悲哀的況味，是可以想像的。生、老、病的苦痛，有部份可以克服的，但五蘊聚集的無常，才是人生無能為力的真痛苦。到了這種境地，「無常故苦，苦故無我」的真理，不用說明，就會領悟了。

人是具有文明的高等動物，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就想像自己從天上升生的天子，或者是從天上某星宿下凡來的，死後一定會回歸到自己本來的世界，來表示自己永遠存在的偉大，其實這些都是無知無明的妄執。佛陀在世時，有位波斯匿拘薩羅王，認為人死後沒有我，沒有靈魂的存在，真實會使人更加不安。有一天看到一位名叫識摩長老比丘尼，就問她：「如來死後是存在，還是不存在？」還是「如來死後存在又不存在？」「如來死後非存在又非不存在？」長老比丘尼說，這些都是如來所不記說的。因為這些如同恆河的沙和大海的水一樣，就是說再有智慧再有數學天才的人，用斗去量大海的水，有多少千萬億萬，是何等無意義的。（參考南傳大藏經相應部五，第十無記相應，第一識長老尼）。

還有婆蹉姓的普行沙門，問佛陀說：富蘭那迦葉等六師，擁有羣眾和名聲高譽，受眾人尊敬，為一宗之始祖，言他的弟子等，遠逝死去，如何如何出生等事。沙門瞿曇您亦是擁有羣眾，有高譽名聲，為羣眾之師，受羣眾之崇敬，然說弟子，若斷除渴愛，毀壞結縛，滅壞驕慢，以盡苦際，這真使我疑惑困惑，怎麼能教我知道瞿曇之法呢？世尊對婆蹉說，你對這足以疑惑，足以困迷，由所疑惑而生困迷也。婆蹉，我說有情，此身死滅，以生他身，猶如火焰也。火焰之燃燒是以柴薪為源，

還有風（空氣）柴薪才會燃燒的。然！尊者曇，有有情，時捨此身而生他身，是以什麼為薪源耶？婆蹉，有情，時捨此身生他身，其時是以愛為之薪源也。



初品 根本法門品

以無我的立場，由因緣的和合，而構成生死輪迴。又無生死輪迴的靈魂和實體，確實為根本佛教之最不易理解的教理。餘下容後再解說。（待續）

☐

◎吳老擇 譯

第四 佈駭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婆蹉門生漏（Januzzi）詣世尊所，致敬世尊。致敬後坐於一面，於一面坐已，彼生漏白世尊曰：「卿瞿曇！此等男子是歸依卿瞿曇，從在家而為出家行。卿瞿曇是彼等之先行者、彼等之援助者、彼等之監督鼓勵者，彼等是順從卿瞿曇之見者也。」世尊曰：「然！如是。婆蹉門！然！如是。彼等善男子是歸依我，從在家而為出家行者，我是彼等之先行者、彼等之援助者、彼等之監督鼓勵者，又彼等是順從我之見者也。」[婆蹉門又曰：「卿瞿曇！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甚難忍耐，為難遠離，獨住無樂。閑林想是能奪（分散、迷亂）未得三昧比立之意念

。」「世尊曰：「然！如是。婆蹉門！然！如是。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甚難忍耐，為難遠離，獨住無樂，閑林想是能奪未得三昧比立之意念。」婆蹉門！於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蹉門，身業未清淨時，若於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彼等因其身業未清淨之染污，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非身業未清淨，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之身業實已清淨，不！身業清淨之聖者，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之中，我實是最上首也。」婆蹉門！我自觀己身此清淨之身業性，愈得確信（嘉悅）閑林之居住。於

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羅門。口業未清淨……乃至……意業未清淨……其生活未清淨時，若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因其生活未清淨之染污，彼等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非口業乃至生活未清淨，而於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之生活實已清淨，不！生活清淨之聖者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之中，我實是最上首也。』婆羅門！我自觀己身此生活之清淨性，愈得確信閑林之居住。於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羅門具貪欲，且具強烈愛欲，若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因其貪欲且強烈愛欲之染污，彼等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非具貪欲且具強烈愛欲，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實無貪欲，不！無貪欲之聖者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之中，我實是最上首也。』婆羅門！我自觀己身之無貪欲性，愈得確信閑林之居住。於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羅門有瞋恚且惡意，若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因其瞋恚、惡意之染污，彼等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非有瞋恚且惡意，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實是住於慈心者，不！慈心之聖者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中，我實是最上首也。』婆羅門！我自觀己身之慈心，愈得確信閑林之居住。於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羅門受縛於昏沈睡眠，若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因其受縛於昏沈睡眠之染污，彼等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非受縛於昏沈睡眠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實是離於昏沈睡眠者，不！離於昏沈睡眠之聖者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中，我實是最上首也。』婆羅門！我自觀己身之離於昏沈睡眠，愈得確信閑林之居住。於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羅門為掉舉且非

寂靜心，若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因其掉舉、非寂靜心之染污，彼等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非為掉舉、非寂靜心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實是「離掉舉」住於靜心者，不！寂靜心之聖者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中，我實是最上首也。』婆羅門！我自觀己身此寂靜心性，愈得確信閑林之居住。於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羅門有惑、有疑，若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因其惑、疑之染污，彼等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實非有惑、有疑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實是超越疑、惑者，不！超越疑、惑之聖者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中，我實是最上首也。』婆羅門！我自觀己身之超越疑、惑，愈得確信閑林之居住。於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羅門是自讚毀他，若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因其自讚毀他之染污，彼等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非自讚毀他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實是不自讚、不毀他者，不！不自讚、不毀他之聖者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中，我實是最上首也。』婆羅門！我自觀己身此不自讚、不毀他性，愈得確信閑林之居住。於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羅門是戰慄畏縮，若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因其戰慄畏縮之染污，彼等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非戰慄畏縮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實是去（不致）身毛豎立者，不！去身毛豎立之聖者而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中，我實是最上首也。』我自觀己身之去身毛豎立，愈得確信閑林之居住。於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羅門是欲得利益名聞，若為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因其欲得利益名聞之染污，彼等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非欲得利

益名聞而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實是少欲者，不！少欲之聖者而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中，我實是最上首也。『我自觀己身此少欲性，愈得確信閑林之居住。於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羅門是懈怠不精進，若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因其懈怠不精進之染污，彼等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非懈怠不精進而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實是發動精進者，不！發動精進之聖者而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中，我實是最上首也。』婆羅門！我自觀己身此發動精進性，愈得確信閑林之居住。於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羅門是失念不注意，若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因其失念不注意之染污，彼等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非失念不注意而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實是專念者，不！專念之聖者而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中，我實是最上首也。』婆羅門！我自觀己身此專念性，愈得確信閑林之居住。於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羅門是不定散亂心，若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因其不定散亂心之染污，彼等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非不定散亂心而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實是成就三昧者，不！成就三昧之聖者而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中，我實是最上首也。』我自觀己身之成就三昧，愈得確信閑林之居住。於是，我又生如次思：『如何沙門、婆羅門是愚鈍闇昧，若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因其愚鈍闇昧之染污，彼等必定招致不善之畏怖驚駭；然！我非愚鈍闇昧而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我實是成就智慧者，不！成就智慧之聖者而爲閑林之靜居、僻陋之獨居者中，我實是最上首也。』婆羅門！我自觀己身之成就智慧，愈得確信閑林之居住。

婆羅門！於是，我又生如是思：『然！我於特定之夜，即半月之〔第〕十四日、十五日及八日之夜，於閑林之墓所、森林之祠堂、樹下之祠廟等甚恐怖、身毛豎立之處，停止設床座，然而必見其畏怖驚駭。』於是，我於其後特定之夜，即半月之十四日、十五日及八日之夜，於閑林之墓所、森林之祠堂、樹下之祠廟等甚恐怖、身毛豎立之處，停止設床座。於其時，我住其處，有野獸靠近、有孔雀打落木片或風吹動落葉聲。其時，我如是思：『從此方，其畏怖驚駭來也。』於是，我又生如次思：『何故我於此等待而希望抑制畏怖，無論我如實〔於何種姿勢〕如有向我而來之畏怖驚駭，則我如實如是排除其畏怖驚駭。於是，在我經行時，畏怖驚駭逼迫而來，其時，我〔只〕正在經行，非站立、非坐，又非橫臥，而〔如實地於經行〕排除彼之畏怖驚駭。婆羅門！又於我站立時，畏怖驚駭逼迫而來，其時，我正在站立，非經行、非坐，又非橫臥，而〔如實地於站立〕排除其畏怖驚駭。又於我端坐時，畏怖驚駭逼迫而來，其時，我正在端坐，非橫臥、非站立，又非經行，而〔如實地於端坐〕排除其畏怖驚駭。又於我橫臥時，畏怖驚駭逼迫而來，其時，我正在橫臥，非坐、非站立，又非經行，而〔如實地於橫臥〕排除其畏怖驚駭。』

婆羅門！或有沙門、婆羅門以夜爲晝而思之，次晝爲夜而思之，我說此是彼等沙門、婆羅門住於愚癡之故也。而我實是以夜爲夜而思之，以晝爲晝而思之。婆羅門！正當之語者該如是語：『無愚癡之有情出現於世間，乃是爲衆生之利益，爲衆生之安樂，爲憐愍世間，爲人天之利益安樂。』其對於我乃是眞實語也，實際上，我才是無愚癡之有情，爲衆生之利益，爲衆生之安樂，爲憐愍世間，爲人天之利益安樂，而出現於世間。

而且，我發動精進而不忘情，正念確立而不散亂，身輕安而不激動，心得定而寂靜也。我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離於喜欲，捨住（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正受樂，即聖者所謂「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樂滅、苦滅，喜、憂先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

如是心是等持、清淨、皎潔、無穢、無垢、柔軟、堪任而得確立不動，我心向憶宿命智，如是我憶念種種之宿命。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種種成劫、種種壞劫、種種成壞劫，而於共處，我如是名、如是姓、如是種族、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以命終，於其處死，於彼處生，於彼處為如是名、如是姓、如是種族、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以命終，又於彼處死，而於此處生。」如是我憶念其一之相及詳細之狀況俱種之宿命，此是我於夜之初更（初夜）所證得之第一智（宿命智）。於此，無智滅而智生，闇滅而明生。此實是唯有對住於不放逸、熱心、精勤者才能顯現也。

如是心是等持、清淨、皎潔、無穢、無垢、柔軟、堪任而得確立不動，我心向有情生死智，即我以清淨、超人之天眼，見有情之生死，知「有情之」卑賤、高貴、美麗、醜陋、幸福、不幸，乃各各隨其業也。『實以此等之有情，為身惡行、為口惡行、為意惡行、誹謗聖者、抱懷邪見、持邪見業，彼等身壞命終，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又其他此等之有情，為身善行、為口善行、為意善行、不誹謗聖者、抱懷正見、持正見業，彼等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界。』如是我以清淨、超

人之天眼，見有情之生死，知「有情之」卑賤、高貴、美麗、醜陋、幸福、不幸、乃各各隨其業也。此是我於夜之第二更（中夜）所證得之第二智（生死智）。於此，無智滅而智生，闇滅而明生，此實是唯有對住於不放逸、熱心、精勤者才能顯現也。

如是心是等持、清淨、皎潔、無穢、無垢、柔軟、堪任而得確立不動，我心向漏盡智，即我如實知「此是苦也」、如實知「此是苦之集也」、如實知「此是苦之滅也」、如實知「此是苦滅之道也」，如實知「此等是漏也」、如實知「此是漏之集也」、如實知「此是漏之滅也」、如實知「此是漏滅之道也」。如是知、如是見，我從愛欲漏心得解脫、從存在之漏心得解脫、從無智之漏心得解脫、已得解脫，便得知「解脫」之智生，知「此」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復受有此存在（輪迴）之狀態也。『婆羅門！此是我於夜之第三更（後夜）所證得之第三智（漏盡智）。於此，無智滅而智生，闇滅而明生，此實是唯有對住於不放逸、熱心、精勤者才能顯現也。』

婆羅門！或汝生如次念：『沙門瞿曇實今日猶不減貪、瞋、癡，故為閑林之靜居，僻處之獨居耶？』婆羅門！不應作如是見，我實觀二義故，而為閑林之靜居，僻處之獨居，「何為二義？」即見自現法樂住及慈愍後人是也。

〔婆羅門曰：「此之後人等實乃依瞿曇成等正覺者、應供者如是之慈愍，偉哉！卿瞿曇！偉哉！卿瞿曇！恰如倒者使起，如覆蓋者使露現，如迷者教以道，如闇中持油燈，使有眼者見諸色，卿瞿曇以種種法門說示，我今歸依卿瞿曇，歸依法及僧伽，願卿瞿曇容受我之歸依，從今以後，終生為優婆塞。」〕

元亨寺大陸朝聖參訪(一)

福建省諸名山

◎吳老擇 紀錄



六月二日上午六點三十分，團長菩妙老和尚在佛前頂禮參拜（圖一），祈禱大陸之行一路風順後，即帶領男女僧俗共四名，乘遊覽車從元亨寺出發。到小港機場即辦理出國手續，搭乘中華航空六二一班機九點起飛，於十點二十分準時到達香



圖一：菩妙老和尚臨行大陸前頂禮拜佛

港啓德機場。團員中有半數以上都是年齡不輕的女菩薩，全團員都是茹素者，每天早上在遊覽車內必先做完早課，然後由菩薩老和尚宣講開示。若沒有虔誠的信仰心，恐怕連走路都大有問題，更何況是朝山呢！（圖二）

在飛往香港的行程中，遇到來自小港的廣德尊王及恩主公的大陸進香團。問其所信奉的主神來歷，及往大陸哪個廟去進香，進香有甚麼意義，都沒有一個人能夠詳細說明緣由。近來因台灣經濟發達，人民生活富裕，民間信仰更是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發展。民間信仰有凝聚地方民衆的團結作用，在教育落後的時代，也有以神治民之功能，所以經常有動輒數百艘以上的漁船，浩浩蕩蕩地向大陸去進香，都不用辦出入國手續；政府也僅採取放任態度，充耳不聞，更給予在野之政治團體以可乘之機，無不認為此民間信仰集團大有利用的價值而在作怪吧。大陸的社會主義，民間信仰本是他們的對手，不消滅牛鬼蛇神的迷信，是不會有理想的社會主義存在的。雖然大言不慚說：「人民有信仰的自由，也有不信仰的自由。」其實，社會主義的理想是馬克斯主義的思想，認為神是人從自己的本質和屬性加以異化的結果。人對神的崇拜，表現了人性的喪失。人不再是實現人之本質的真正的人，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首先應把喪失的人性，從神那裏奪回來，恢復和實現人的本質，以克服人性的異化。（參考中國科學院出版之宗教學通論五——六頁），意思是說信神的人，是把人性交給神，而人即成無人性的人。所以人要成為真正的人，自然要消除傳統宗教對剝削制度的辯護及其在精神生活中對人的束縛。信神的人，是受到剝削者和神的雙重束縛。所以社會主義是不准許神的存在。神對人只有害處而無益處的。那為什麼台灣千千萬萬的媽祖及



圖二：團員在車內做早課一景

雜神教之信徒每年絡繹不絕地前往大陸進香？所以有人說，他們對所有的神皆不表歡迎，善財童子才是他們虔敬的對象。

經濟開放、宗教開放、觀光開放，無形中就給大陸人民當頭棒喝的嚴重打擊。資本主義是糖衣藥丸苦多甜少，宗教是鴉片，那他們為甚麼生活富裕，為甚麼不受宗教之毒而死？個個反而這麼有錢，生活這麼愉快。這樣社會主義的理想和權威，在他們的心目中根本不復存在了。

香港機場轉乘中國民航，要等候五、六小時，有無數的大陸探親客，也在此等候班機轉回台灣。在這一層入境的候機走廊辦好登機手續，才能上三樓出境的候機室。在這候機走廊，不論是從台灣去大陸或是從大陸回台灣的，都要在此作有耐性的等候。聽說在旅遊和探親的盛季中，有不少旅客在此過夜，水只有洗手間的自來水，食只有自備的乾糧，連一間飲食店都沒有。港府卻認為這是很正常的事，對旅客而言無異是一種大虐待。旅遊業者仍不見爭取改善，實在令人百思不解。

在此候機走廊，沒有其他國家的人，只有中國人，不分省籍，個個都持有台灣護照和大陸政府發行的台胞證，是名符其實的台灣同胞。所以在此走廊上，除了依序排隊以外，沒有競爭也沒有對立感，自然形成一種友愛親睦的團體。大家都可以東西南北聊個沒完，彼此交換心得消息，不覺中似乎忘卻了久等不耐煩的勞累。記得有位山東老鄉，談及他從國外返回故鄉探望，常聞到大陸的現代社會，人情薄如紙，有錢即有親，沒錢親也疏。這位山東老鄉就故意裝成無賴，衣服襤褸，生活十分潦倒的樣子；其實是腰纏萬貫，美鈔多多。三個兒子皆盼望老爸早日歸來。千盼萬盼，卻看到老爸回來的這等模樣，三個兄弟在失望之餘，就很不客氣的問老爸有沒有帶錢回來？老

爸說我年老多病，哪有錢帶回來？這一來不管是近親外戚甚至鄰居朋友，都沒有一個人願意來看他。三個兄弟沒有一個不冷眼看待他。只有一位最小的女兒，眼哥哥們以這樣的態度對待老爸，心裏上非常難過。不管是貧富或有錢沒錢，總是四十年不見的父親，是自己至親的骨肉，就很熱心地接了他老人家到她家裏去住。住了幾天要回台，摯情的女兒親自送到機場，老爸即將懷裡的數萬美鈔通通送給他的女兒。三個兄弟一聽到這個消息，即連忙雇車趕到機場，但是老爸早已搭飛機到天際了。三個兄弟只有帶著懊悔惱恨的心情。後來三個兄弟一再地寫信問候，老爸自然很失望地不再理他們了。

還有一位眼鏡商的老鄉說，不回去心裏難過，但是回去後卻更難過。錢的問題是小事但要做到讓他們滿意，似乎是不可能的事，能做到沒有怨言四起就已經不錯了。去大陸最難堪的事，是大小便的問題，臭氣沖天還算是小事，廁所無門無蓋真會讓你滋味難受。在旅遊中最好是小食小飲。後來到了大陸，就深切體會這位老鄉所言不虛啊。

到了下午兩點多，轉機回台灣的幾位健談的旅客都已走了。元亨寺朝山團一行四十多人已辦好轉機手續，上三樓出境的候機室，等候三點搭港龍航空直飛廈門。飛廈門的港龍航空，只可乘容納百二十人的小型飛機，我們的朝山團佔了整個飛機近半數的座位，全機乘客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台灣客。機內的廣播用的盡是英語和廣東話，這是一種不合情理的行為，沒有顧慮到乘客的需要，做生意要尊重顧客，不該擺起區域性的尊嚴和自大的心理，不然總有一天會落得門可羅雀的慘狀。從香港到廈門，大約相當於高雄到香港的距離，飛行時間不到一小時半就到達廈門。廈門機場之設備，粗略簡陋，與國內相較之下

，台東、花蓮的機場確實比他們要好得多了，有跑道卻無走道，聽說王永慶在離廈門不遠的海滄嶼，有三千多名技術人員，在整建廠房。相信今後台商在廈門之地的商業往來很可觀的。所以觀光業者應該爭取開闢直飛包機，如此可省掉許多無謂的冤枉和飽受屈辱的時間和金錢。

辦妥入境廈門的手續，即有一輛日本富士重工製的四十五人座的大型遊覽車在等候著。坐椅車箱似乎都是原裝進口，具有國際的水準。但車內的消毒、地板及車窗等都不像日本乾淨。老和尚和淨明法師先已由廈門市台灣同胞聯誼會的鍾哲亮先生接去了，此次地理風水的專家柯居士也隨從老和尚來，想親自勘察廈門的勝地靈山，做一番徹底的了解和掌握。當遊覽車通過新闢的工業區及古老的商店街，讓人馬上感到廈門市因經濟開放，年年都有很大的變化。廈門華僑大廈，似是台商專用的賓館。六、七年前的蔣經國時代，台灣人還不能公開前往大陸探親旅遊的時候，台灣的船員和商人，自然都雲集於此賓館。當時在賓館遇到台灣人，似乎鬼鬼祟祟，連打招呼都不敢互相道姓稱名。那時街上所看到的成衣、手錶等消費品，有很多都是來自台灣的，也常常聞到誰到大陸去誰就發了筆財。所以到了廈門並沒有感覺踏出國門。記得我上次來廈門時，還不能用新台幣到街上買東西，但是到了華僑大廈，就有不少年輕人來兌換台幣。在福建省各地，台幣比美金好用，恍惚中好像福建省是台灣的特別區。自去年六四事件以後，歐洲、美國、日本的觀光客和投資商皆斷絕行跡。上個月出差到北京，在北平故宮、頤和園、長城大飯店遇到不少台灣人。歐洲、美國、日本對大陸的經濟制裁，使大陸經濟陷入艱苦的情況。現在若無台灣來的善財童子去捧場鄧小平，大陸經濟恐怕會更慘吧。☉

心靈的邀宴

在您學佛禮佛的過程中，是否常感受到佛菩薩的慈悲法喜？而這份無以言喻的法樂，是否常囿於一己語言傳達能力之有限而無緣與同修分享？儘管文字不能全然開示些許什麼，然而它卻是佛弟子心靈抒發中，仍是探求般若智慧不可或缺利器。我們歡迎各類型的文稿，藝術也罷，道德也罷，只要言之有物，言情言志，又何必文以載道？舉凡學術性佛學的究竟，落實於現實生活，以平實的學識，為人類提出任何可能的思想出路；曼妙的詩歌，或吟或詠，貴感悟不貴解析，是心靈超現實的昇華；散文或雜記，是生活心靈的記錄，是精神世界無聲的旁白；而小說（極短篇，約三千字內）更是世界歷史的縮影，出人意表的情節，最是令人低迴不已！

就從現在開始吧！請不要錯過這份難得的因緣，也許您是個創作的生手，但未來的際遇，也許您將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與收穫。在此，妙林雜誌提供了多元化的創作園地，盼能每期增加文學心靈創作的園地，謹此謁誠歡迎您共同提筆耕耘。

來稿請自留底稿（寄影印稿亦可），恕不退稿，俾利編輯作業；本刊有刪改權，不願者請註明。刊登之稿件，一律稿酬從優。請勿一稿二投，欲轉載者請來電告知即可。來稿請寄：

台北市松山區 10597 寶清街18之1號2樓

陳 伯居士收



佛教家庭醫學



【妙林月刊編輯室】

胃癌之原因不明

胃癌的發生率，特別是在四十—五十歲前後，為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一位。一家之主，不容許受此不幸所襲，為家人帶來悲痛的事實。但非常遺憾的，胃癌為什麼會發生，目前世界各國的學者雖然集中全力去研究，仍然不能夠得到解決。藉動物之實驗以製造癌細胞的發生，有種種藥物稱為致癌物質是衆所

皆知的。但是在人體上，其原因就非常複雜，對於外因性的刺激，如煙菸和肺癌，放射能和皮膚癌，處理特別藥物的人們，容易患上職業癌，外來的刺激和致癌的因果關係，至此可說已經相當清楚。

至於遺傳的關係，家族性由大腸之贅腫（Polypus）發生癌，或小兒眼睛之網膜膠腫，都認為有很密切的關係。人的發生癌症，不能不考慮有外因性和內因性二種因素。對於胃癌的發生，有鑒於以往有案例可循的報告，在疫學方面，常食鹽辛之類食物的人多發生胃癌，常飲牛乳的就很少患癌症。又胃潰瘍時常反覆再發生，潰瘍周圍之黏膜常再增殖，以修補潰瘍的傷口，如果這樣屢次的發生，其間分裂的細胞，最初雖然是正常增殖，但以什麼理由而變為無限制增殖以致於成為癌細胞，胃潰瘍的癌化說，也是不能否認的。老年人之胃癌，多為隆起型之理由，是因為老年人發生甚大之萎縮性胃炎，胃黏膜的鹽酸或分泌中和酵素之細胞減少，和大小腸之黏膜同變為細胞（腸上皮化生），容易成為癌症是可以想像的。

癌、病毒（Virus）說

關於癌之病毒問題，說人的癌症，至少可能由幾種病毒所發生的，從以往對癌病毒試驗的報告看，是有十分的可能性。世界上在最新線之癌病毒的學者們，全員對人的癌病毒進行實驗，在不久的將來，如果知道癌的某部份是由病毒組成的，這時即可製造病毒的疫苗，廣泛地進行預防打針，有防癌於未然的希望。

如上所述，現在對癌的本質還不知道，其治療方法，如化學療法、免疫療法、放射能療法等相當的進步。但只有這些，胃癌是無法根治的。對胃癌之早期的診斷，技術上是有相當進

步的。若能早期發現（發現早期胃癌症者），即能早期動手術或藥物治療，都可以完全治癒。在大陸或台灣，一些有專門研究的高明中醫師，都可以用藥草加以抗制，早期的癌症亦有不

少用藥草就可治癒的。在西醫診治早期癌之所謂治癒，是生存五年以上的意思，認為將來很有希望。但中醫師用草藥治療，只要照時飲用，其效果有的不只生存在五年以上的。☐

四諦說之種種相與法觀(五)

◎吳老擇
◎平川彰 著 譯

四諦說之種種型

四諦說，因為確定「四諦」就是四種真理，所以四諦沒有發展到五諦、六諦。因此也沒有如緣起說的教理發展。但是四諦說因為有「觀法」的性格，在這一點上就有發展。此小論之開始，在四諦的順序中，有所謂「隨現觀之次第」介紹「俱舍論」的說法，但此「現觀」(abhisamsya)有觀法的意義。就是說觀苦諦，其次觀集諦，第三觀滅諦，最後觀道諦。從果至因的逆觀方法是四諦觀的特徵。首先在「俱舍論」說明果性

之五取蘊為苦諦，因性之五取蘊為集諦，但苦諦有果的性格，而集諦亦有因的性格。迷的生存以苦為本性，是果的存在方向。其次，探究苦引誘人生存的原因是什麼，而發現了渴愛，這就是集諦；所以集諦是因的性格。同樣地滅諦也有覺悟世界之果的性質。涅槃是超越這些因果，所以不是果，而是修行結果所發現的，在這一點上是果的存在方向。然而發現涅槃的原因是八正道。

這樣的苦諦與集諦，是迷惑世界的因和果。滅諦與道諦是覺悟世界的因和果。但都成為先觀果而後觀因的形態。這如醫

師為患病者治病時，先正確地把握其患病的實際狀況，其次再找出其生病的真正原因，然後才考慮根治病患的病情，最後即是實現治療的方法。以四諦說譬喻治病說的經典，在阿含經中可以看到。

面對苦諦和集諦，為明示迷惑世界的因果關係，才以十二因緣的順觀解釋之，滅諦和道諦即以逆觀解釋之。在十二因緣說，現實承受「老死」為「苦的生存」，由此探究為什麼會有老死，是什麼緣故才有老死，如此就可以看出是有「生」。其次探究有「生」的條件，就不難看出是有「有」，依其順次以至於「無明」。這就是緣起的順觀。其次觀察「什麼無了老死就無，什麼滅了老死就滅。」就觀「生滅故老死滅」。如此以至無明滅，是為緣起之逆觀。共歸納出十二因緣的順觀和逆觀；可見這是苦諦和集諦、滅諦和道諦。總之，結論是四諦說和緣起說互有連屬的關係。

從以上的觀法立場去理解四諦說，道諦亦就成為觀法的對象。實踐的性格自然變得稀薄。因此四諦說免不了要發生變化。在「婆沙論」或「俱舍論」，以「十六行相」(soḍaśākaraḥ)觀四諦，就推出此觀法立場的結果。但是在阿含經中沒有說到四諦的十六行相觀。十六行相之內容雖有不同，在巴利上座部，於四諦亦有「十六行相」(soḍaśa ākāra)。

巴利

俱舍論

苦諦

苦諦

過惱 (pilāna)

非常 (anitya)

有為 (saṃkhata)

苦 (duḥkha)

熱苦 (santāpa)

空 (śūnya)

變易 (viparināma)

非我 (anātman)

集諦

集諦

欲求 (āyuhana)

因 (hetu)

因緣 (nidāna)

集 (saṃudaya)

結縛 (saṃyoga)

生 (prabhava)

障礙 (palibodha)

緣 (pratyaṃ)

滅諦

滅諦

出離 (nissarana)

滅 (nirodha)

遠離 (viveka)

靜 (śānta)

無為 (asaṃkata)

妙 (prāṇita)

甘露 (amata)

離 (nihsarana)

道諦

道諦

出 (niyyana)

道 (marga)

因 (hetu)

如 (nyaya)

見 (dassana)

行 (pratipatti)

增上 (adhipateyya)

出 (nairāyana)

以上為巴利和「俱舍論」的十六行相，雖有部份一致，但大部份不相符。而且巴利佛教於一利那有十六行相，在有部則十六行相是異利那。有這樣不同的四諦十六行相的立場，但是在「十六行相」這點上，有什麼關聯也說不定。然而這是到了阿毘達磨佛教才這樣，在阿含經時代還未有十六行相觀的出現。若從觀法的立場來解釋四諦時，最重要的應是「漏之四諦」。這是佛陀證悟「四禪三明」時，所提到「漏盡智」的內容。三明是宿命智、天眼智、漏盡智，是修行的結果。當心入於四禪時，說在夜之初更時得宿命智，第二更得天眼智，第三更得漏盡智而得解脫。說明依四禪三明而成道的。

這時候，漏盡智的內容，是說：「是苦如實知，是苦集如

實知，是苦滅如實知；是苦滅為至道如實知，是等是漏（asa）。如實知，是漏之集如實知，是漏之滅如實知，是漏滅為至道如實知。於我如是知、如是見，心從欲漏解脫、心從有漏解脫、心從無明漏解脫。於解脫而有智。而知生已盡，梵行已修，所作已作，不再來此之狀態。」此中，「是苦……」。乃明示「苦之四諦」。次之「是等是漏」以下，即所謂敘述的「漏之四諦」。

如此四諦並說苦之四諦和漏之四諦，是何緣故？如前所述，四諦說有「見道」所依據的。五比丘聞四諦之教，得遠離塵垢之法眼，但是不見得是完全解脫。說其後更進一步修行，成就阿羅漢果。因此，只有證悟「苦之四諦」還是有殘存煩惱（漏）。所以證悟苦之四諦以後，為確認更完全斷除煩惱，而成為觀「漏之四諦」吧！以重說漏之四諦，是為表示完全斷盡煩惱。因此，此智稱為「漏盡智」。苦之四諦與漏之四諦，其四諦之型雖是相同，但其所觀的內容卻是不同的。前者是觀者，後者是觀漏。基於此點，就知道「漏之四諦」是依據於觀法而說的。

如以上四諦之型，「苦」以外之法也可適用，亦即可以適用種種法。例如可以適用觀五蘊之一的四諦觀。有如次之教說：

「緣那！若諸沙門、婆羅門、不知色、不知色之集、不知色之滅、不知順色滅之道；不知受、不知受之集、不知受之滅、不知順受滅之道。不知想、……不知行、……不知識、不知識之集、不知識之滅、不知順識滅之道。……（不知斯義之沙門婆羅門）於現法非具足住於自證、現證。」

如此也有適用於五蘊之四諦法觀的教說，稱為「五取蘊之

四轉」（pañcupadānakkhandhe catuparivattam）。此時的「知色」者，知色是苦（無常、苦、無我）；「知色之集」者，是知渴愛；「知色之滅」者，知色滅就是涅槃；「知順色滅之道」者，想必由此可理解為知八正道吧！但有解釋「色者是四大種及四大所造之色，由食之集而有有色之集，由食之滅而色滅，順色滅之道者，是八正道也。」

其次四諦觀法之型，例如適用於十二緣起之各支，說：

「諸比丘！諸沙門、婆羅門，不知老死，不知老死之集，不知老死之滅，不知順老死滅之道。（不知）生……（不知）有，……（不知）取、愛、受、觸、六處、名色、識、行、不知行之集，不知行之滅，不知順行滅之道，……（如是沙門、婆羅門），於現法非具足住於自證、現證。」

這時候，關於最後之「無明」沒有說，所以若知行與行之集、行之滅、順行滅之道，即視為無明滅。其他之經說：「由生之集，有老死之生起；由生之滅，有老死之滅；此八正道是順老死滅之道。……由無明之集而有行之生起，由無明滅，而有行之滅，此八正道是順行滅之道。」

以上之教說，「以緣生而老死，由生之滅，而有老死之滅」等，說緣起之順觀和逆觀——可以解為導入四諦觀，成為立體的法觀吧！如此從阿含經時代，四諦說適用於觀法，但不是從最初就使用觀法吧？最初是如「最初說法」的四諦說是「實踐之法」。不然以道諦為八正道是很難理解的。然而「渴愛滅」即煩惱滅，是依覺悟之智慧而明白的，但考察其智慧是依什麼來培養，應是以觀法來培養其智，才能進行實習四諦觀法吧，以觀法成為得真實智慧的方法。這樣則深入此四諦之觀法，想是在阿毘達磨佛教時代才成立此「四諦十六行相觀」吧。☉

(大)

◎吳進生

中亞細亞的佛教藝術



(承上期西土耳其斯坦的佛教藝術)

喀布爾的佛教遺跡

喀布爾(Kabul)位於興都庫什山(Hindukush Mt.)南麓，瀕臨印度河(Indus R.)的支流喀布爾河。河水造就了喀布爾古往今來的繁榮。(目前是阿富汗首府)

從離開開伯爾進入喀布爾一帶，也是塔墓遺跡的分佈區。喀布爾向東南約六公里處有謝瓦基佛塔，佛塔四座、石幢二座。特別的是佛塔已脫離早先的簡單覆鉢形式，而有神龕的設計，可惜龕內已無佛像。石幢高約三十五米，用途不明，或許是屬於佛塔的相關物。

離開石幢所在的山頂，到達南麓，有格爾達拉佛塔。現存

方形二層基壇及台階和僧院遺址。三寶梵音曾在此繁繞。

喀布爾北行三十公里，沿小溪古路有「布爾吉卡費爾」佛教遺跡，同樣有佛塔列龕，皆是貴霜王朝的遺物。

伽畢試的佛教遺跡。

我國留學僧玄奘法師在通過葱嶺後進入伽藍試盆地，曾就大城內伽藍雲集，大塔金佛讚嘆不已。大唐並非沒有寺院，也並非不見金身。但往西天取經的虔誠，在歷經風霜雪地，白山黑水之後，伽畢試的繁榮則像是一劑興奮劑，足夠讓他消除八千里路雲和月的疲勞吧！

古代的伽畢試城據考證是今日的興都庫什山南麓的貝格拉姆。繁榮不用說，已是昨日黃花。而今空留出土的奇珍異寶——印度馬都拉的象牙彫、中國的瓷器漆器、遠自地中海的青銅藝品、羅馬的彩繪玻璃、石膏工藝。因此貝格拉姆被號稱為亞洲最大的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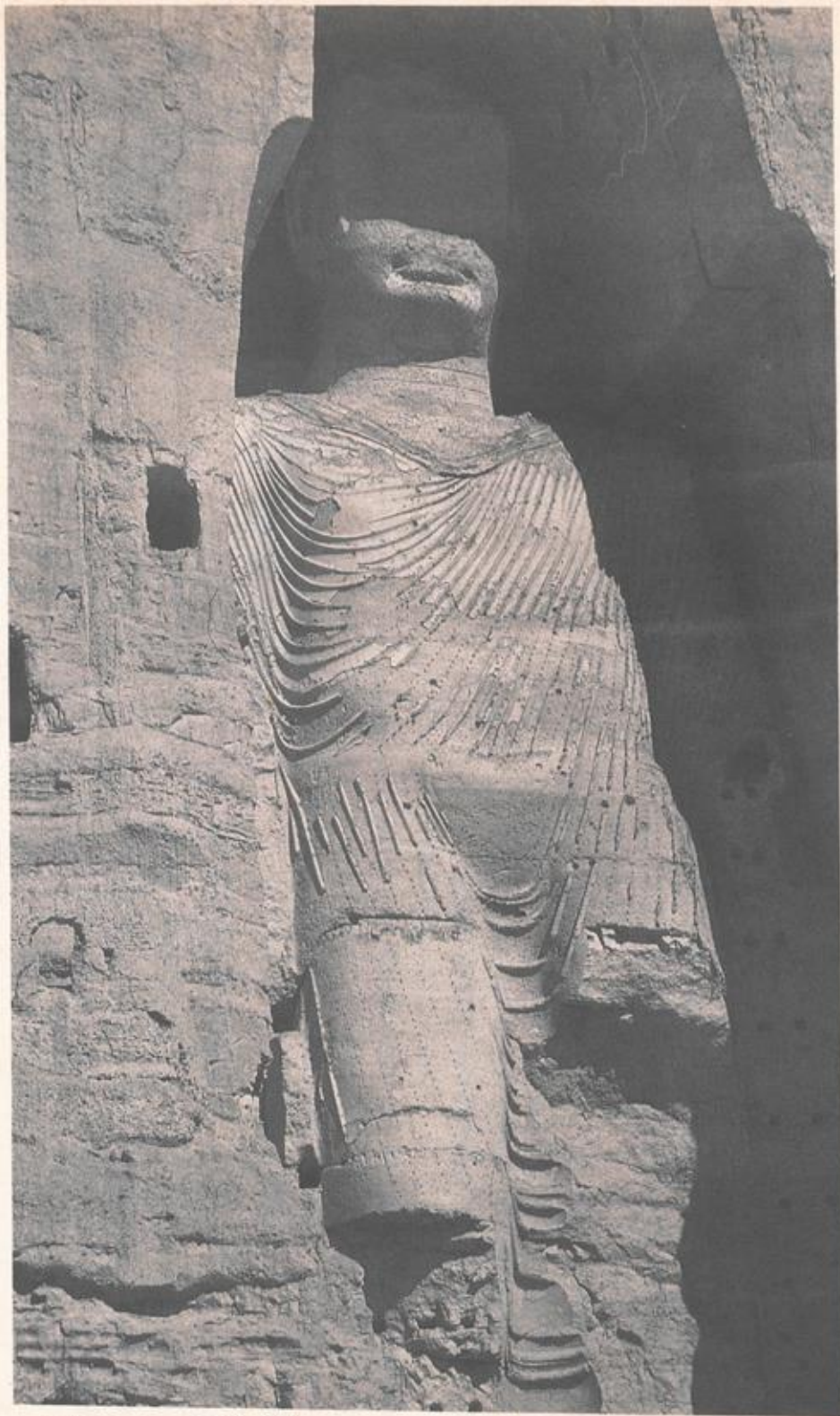
貝格拉姆以西三公里處的山腰，有一座直徑二十五公尺、高二十公尺的大塔。玄奘法師感嘆：「大城東南三十公里處有曷遏怛羅伽藍。」想必為是！這是伽藍色伽王所建，塔內也僅有大佛龕及其四週列龕。歲月流失，佛像金身也不知去向！

興都庫什山北麓接近奧克薩斯河(阿姆河)是古代大夏國所在。大月氏滅了大夏，建立了貴霜王朝。前兩任國王仍以大夏為國都。大夏今名巴克拉特利亞，是中亞的心臟地帶。也曾是希臘後裔國王的君臨所在地，因此三教九流市集繁華。玄奘法師在其回憶裡，讀為「小王舍城」。

巴米仰(梵衍那)大佛

印度佛教北傳介紹到此，盡是佛塔與伽藍遺跡。佛像藝術只被近代考古學興起而收集於博物館。遺址內能見到佛像者幾希矣！巴米仰大佛可說是西土耳其斯坦內碩果僅存的露天佛像。（附圖一）

巴米仰古名梵衍那。位於伽畢試通過興都庫什山，沿戈爾班德河西溯而上的溪谷之間。河谷綠洲之南是一片海拔五千公尺的科伊巴巴山，土褐色的斷崖，死寂的立視翠綠原野。遠視峭壁，坑坑洞洞有二千餘個石窟。像蜂巢般的排列在



附圖一：米仰大佛

東西三公里長的崖下。其中最醒目的是東西兩端的二尊摩崖大佛。

東佛高三十八公尺，西佛高五十三公尺，都是直接雕刻於石崖中，工程浩大可見一斑！

兩尊大佛都是在近乎垂直的山壁直接向內雕琢，自然形式成為天然佛龕。佛便矗立於砲彈形的龕內。

大佛目前殘缺不全，臉部已毀，手腳受損，衣紋髮髻則是泥塑。

佛身豐腴大丈夫相，寬肩薄衣。健陀羅式的雕刻，又有笈多王朝的衣褶——平行陽紋，以泥土塑造於胴體上。

玄奘法師途經巴米仰，仰望大佛，金光閃耀。伽藍數十所，僧眾數千。熱鬧景觀有如西天佛國。如今金銅裹身已不再，土裡土氣，卻依然雄糾糾氣昂昂鎮守巴米仰小鎮。

大佛正確年代已不可考。玄奘記載是在七世紀前半，推測雕刻應於五世紀之後。

雕刻大佛以現在的技術也是大工程，更何況是手工時代，如此龐大的工程勢必要有雄厚的經濟與政治為背景。因此歷史學家認定大佛應該始建於笈多王朝。

在佛經的記載，成佛後的太子，身軀高大不可平視。在印度阿旃陀內的壁畫，有佛陀異於常人的比例畫像。但也絕無十七、八層樓高，充其量比常人大一倍。在大乘佛教興起後的經典，如觀無量壽經：「無量壽佛身，佛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眉間白毫如五須彌山，佛眼如四大海。」佛巨大如此，彫刻五十米高的巨佛也才算小巫見大巫。

印度本身很少有大型佛像，但北傳的大乘傳播路線裡便有無數大佛。如巴米仰、敦煌、龍門、雲岡、慶州、奈良。絲綢

附圖二：遠眺巴米仰佛窟



之路形成大佛之路。

巴米仰大佛的金身已退色，但佛龕內側還遺留相當大面積的壁畫。色彩明亮有薩桑王朝的波斯風格。巴米仰曾在三世紀為薩桑所統治，後來貴霜後裔重建笈多王朝，但波斯的美術風格已深深地影響了巴米仰。

沿著卡可拉克溪谷，從巴米仰北溯，可見不少石窟。峭壁內保留有另一尊十公尺高的佛陀立像。比巴米仰大佛小了許多，但未為天災人禍所損。

五世紀到八世紀的時代是大乘佛教在西土耳其斯坦的全盛時期。佛教高僧往來中印頻繁。高僧傳中每有記載。大乘思想表現在藝術中除了以上的大佛創作外，「佛有恆河沙數」的多佛多菩薩特殊創作，也可以在巴米仰北上的絲路沿途見到。石窟壁畫滿是同圓毫光的千佛畫像。佛龕內雖然沒有了小千佛，但蜂巢般的神龕排列，可讓人驚嘆佛土的莊嚴。（附圖二）

阿姆河以北的佛教遺跡

從興都庫什山北麓阿姆河（奧克薩斯河）以北，及俄領烏茲別克斯坦南部的梯梅茲，向北延伸到塔吉克斯坦南部一帶。最近也由蘇俄考古學家發掘出眾多的佛教寺院遺跡。

梯梅茲附近的卡拉特貝發現有迦膩色伽王時代的貨幣和許多的石雕、壁畫、及塑像。

梯梅茲東方十八公里處的愛爾塔姆出土有許多石刻浮雕，還有大佛的塑像。梯梅茲西方的班馬利（古名梅爾夫）有一座喬爾卡拉僧院遺址。附近曾發現有許多泥塑彩繪佛陀像。有一件高七十五公分，寬四十五公分的巨大頭像，可見當初本作品應有五米以上。

阿姆河左畔的亞茲那特貝古城地，只剩下大型的方形基壇。在東側長廊的南段，發現有一座十二公尺高的大涅槃佛像。佛陀以石雕加彩繪。其餘尚可辨認的彩塑佛像，尚有五百尊之多。七到八世紀是西土耳其斯坦內中印藝術交流的巔峰。彩塑佛像在中國西域大行其道。奧克薩斯地區的佛像、壁畫便融合有阿富汗與中國和當地的地方色彩。亞茲那特貝古城便有西土耳其斯坦的佛教美術館之稱。

這些在奧克薩斯河附近的佛像，顯然已脫離健陀羅的風格。其遺跡中的柱子有希臘式的爵狀葉圖案，但又迥異於希臘的石雕或波斯的磚雕，而是採用泥塑。質料與技法的不同，學者專家主張以「奧克薩斯」派名之，以肯定阿姆河以北的獨特地方色彩。

結論

從簡單的覆鉢佛塔到層層傘蓋的有佛龕壯觀大塔。從無佛到多佛，大佛的殊勝淨土。總共經歷了約八百餘年。（從一世紀到八世紀）。西土耳其斯坦從健陀羅的包袱裡脫穎出自己的獨特風格。佛教徒從「法」的保守教義，發展出大乘的「像」的觀佛信仰。教團的神威被菩薩思想平民化。佛教真正進入民間社會。人人可以依自己的「根性」去選擇自己的「淨土」。對於往後的中國產生了莫大影響。

佛像由依附在塔龕的附屬品，獨立出單獨供養的神聖偶像。佛傳與本生譚成為創作的根源。東西文明的相互刺激，演變為西土耳其斯坦的地方藝術。考古的工作陸續在進行。更多的文物與報導，將逐漸掀起那一層神秘的面紗。下篇裡將陸續展現埋在沙漠裡的東土耳其斯坦（中國西域）的佛教藝術文明。

（待續）

哀思與嘆息

◎劉欣如

父親四年前去世時，我克服不下許多困難，不能回台奔喪，心中有無限的哀傷與愧疚。之後不久，堂兄來洛城觀光，順便帶來兩卷錄影帶，那是台灣的弟弟特別為我準備好的，內容是在父親斷氣後，穿上壽衣，徐徐蓋棺，幾位法師誦經，親友們哀悼、送葬，直到入土的全部過程，清清楚楚，映入眼簾，前後大約四個小時。不消說，我在嗚咽悲泣中看到多年未見，住在遠地前來奔喪的親友們，以及父親最後的儀容，和當時出殯的場面了。時光迅速，這四年來，我還經常在夜闌人靜時，獨自坐在客廳播出那兩卷錄影帶，頓使我思念父親的情懷更不能自抑了。

前幾天，台灣的大姊和內弟來洛城看我們，彼此也分別了許多年。在閒談中，大姊順便提起故鄉的長輩們紛紛去世，可

悲的是，居然有幾位後生晚輩遭到意外死亡，令人不勝唏噓，我們嘆息生命的短暫和無常。此時，大姊親口透露，父親的天性風趣滑稽，臨終前仍然不改這種性格。他自知生命到了盡頭，斷氣前精神很清醒，不停地催促：「快替我穿衣服，我要風風光光地去……。」待親友們給他穿上壽衣，他又催促大家要抬到隔壁地面草蓆上，說完了，就靜靜地睡著了。親友們依他吩咐，抬著他的身體放在地面草蓆上時，他忽然清醒過來，改變語氣說：「那個老頭兒走得也太快，害我趕不上，只好自己回來。我要睡在床上。」親友們只好把他抬回床上來。這樣連續兩次，始終沒有痛苦的呻吟，也沒有依戀塵世，更無看不開的事讓他感到無奈與苦惱的表情。只有睜開眼睛，發現我不在現場，輕輕詢問一聲而已。接著，他才在安睡中逝去。當我聽到父親年逾八十，不曾長期臥病受苦，臨終時能夠看得開，好像自然回家的樣子，沒有半點兒無奈和被迫感，我也比較寬慰一些。

父親不是正信佛教徒，原因是，那時候台灣仍然停在神佛不分階段，學佛風氣不盛，父親也無緣皈依。但他終身相信因果，知道善惡，不做壞事，死後當然不會下地獄。只可惜親友中也沒有皈依者，不能在父親臨終時念佛，助他往生淨土。

翻閱寬律法師撰錄一本：「近代往生隨聞錄」，知悉近代不乏虔誠的三寶弟子，幾乎都能預知時至，並在親友們的念佛聲中安祥逝去。他們所以能夠呈現安祥的面孔，就是能放下萬緣，什麼貪瞋癡等念頭都沒有，生前也實踐了佛陀指示，決不會做虧心事，才不怕去見閻王，真正看破我執，領悟塵世的所有物，生不帶來死不去，兒孫自有兒孫的業報，何必替他們耽心？惟有這樣，才不會含恨而死。

我真正懂得死的意思，好像在讀幼稚園那年。那時醫藥不發達，隔壁的堂伯母患了黃膽病，和另一種怪症，長年臥病在床上，服藥罔效，全身腫脹不堪，又呈現黃紫色，連眼珠也變黃了。更可怕的是，肚皮大得像臉盆似地，十分恐怖。她斷氣後，穿好壽衣放在地上，我因為一時好奇，想看看死人變成了什麼樣子？就趁著大人不備，偷溜進去看看了。不料，不看猶可，目睹她僵硬、蒼白走樣的面孔，我害怕得不得了，連續幾個晚上都做惡夢。從此打從心底開始畏懼死亡，也以爲死人會到另一個可怕的世界，那裏的死人全是面目可憎。尤其，聽了大人們胡扯些陰間傳說，更加強我的畏懼感，直到我皈依，知曉善惡有報的道理，佛教合理的生死觀，以及人死後應該往生的去處。

且說那位堂伯母快要停止呼吸時，不僅身體呈現急劇顫動，也因為膝下子女不長進，害她還在憂心掛念，不停地小聲哀求鄰居們要多加照顧。最後，才在無奈中瞑目。那麼，父親去世前的情景跟她相比，顯然比較灑脫自在，準備回家，無憂無慮，我覺得這樣很正確。

十年前，我住在竹東鎮康寧街，鄰居樓下有一位年邁健壯的老太太，她每日閒中無事，坐在門前看行人和車輛，但很少說話。我常常客氣地跟她招呼，她也只向我點點頭而已。據她的媳婦私下透露，婆婆的日子過得不開心，雖然兒孫都很成器孝順，也不憂晚景，但是她發覺許多年齡彷彿的親友紛紛走了。使她對死特別敏感、警惕與害怕，反之，也格外留戀紅塵，執著性命，只要聽到別人在她面前談到死的事，她會整天悶悶不樂，甚至破口罵人無聊多嘴。我出國許多年，我想她同樣抵禦不了無常的邀請，早已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但不知她臨走時

，像不像父親那樣不憂不懼，去得自在呢？如果不是，那她內心的掙扎苦惱，也著實令人憐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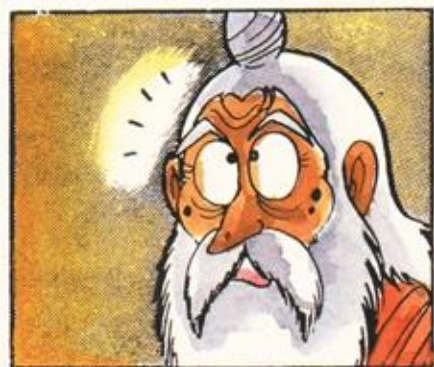
其實，世上談死變色，始終執著生命的人很多，這也難怪，生死事大，人生終結，何去何從，世人爭論了幾千年，似乎得不到一致的結論。只有少部份宗教信仰的人，才肯定自己死後的去處。譬如正信佛教徒相信因果業報，惡人下地獄，善人往生淨土，除非覺悟成佛，都難逃六道輪迴的苦痛。

所以，當父親的惡耗傳來時，我哀傷地算著日子，憶起「十王經」的記載，暗忖父親死後四十九天，可能決定下輩子的投胎方向。但在黃泉路上，踽踽前進，到了第七天（頭七），會到達三途河（三瀨川），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奈何津。這裏有緩急不同程度的三瀨，那是山水瀨、江深瀨和橋渡。由於死者生前造業不同，必須渡過不同的瀨。這條河岸長著一棵大樹，名叫衣領樹。樹上住有兩個鬼，就是奪衣婆和懸衣翁。他們專門搶劫死人的衣服，懸掛在衣領樹上，因為生前的罪過有輕重不同，會影響到樹枝垂下的高低彎度。經過二七日、三七日、四七日、五七日、六七日和七七日等四十九天，就會決定來生的去處。如果依這個計算，父親早已投胎轉世了。不過，許多人懷疑十王經是一部偽經，所以，此說也不能當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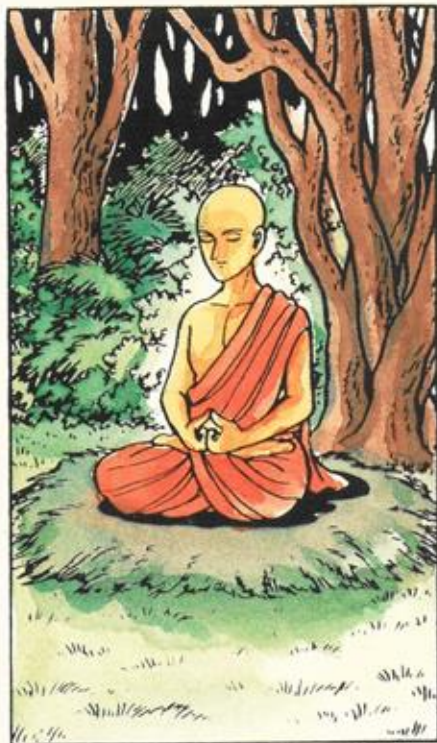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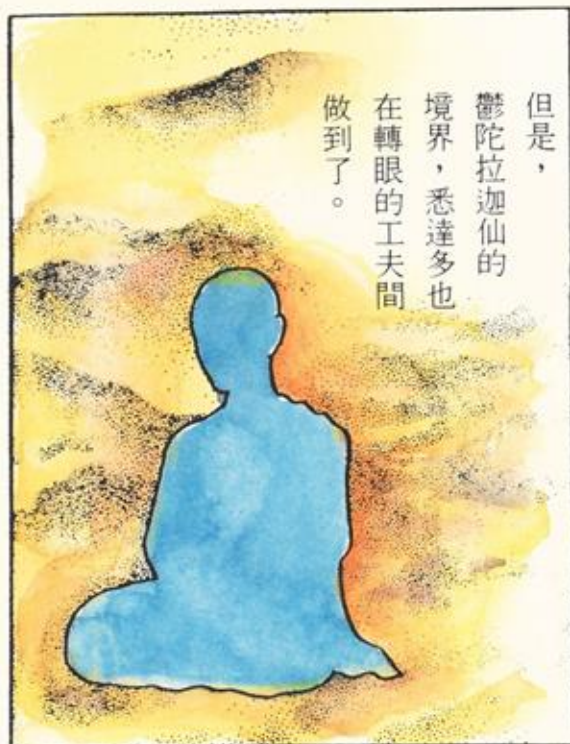
有些死囚被執刑時，似乎很大方地說：「去就去，老子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表面上很灑脫、不在乎，殊不知這完全是無奈的氣話，他內心何嘗覺悟罪有應得？更無痛改前非的念頭，反而憤恨這種下場，似乎下輩子還要來大幹一場，才消心頭之恨，真是執迷不悟到了極點。再看那些高僧大德，信佛虔敬，時常念佛，故在往生前，才能真正一無掛慮，微笑而逝，令人羨慕得很。（寄自美國加州）



原著：芝城太郎







待續

蘭若書箋

現實生活中的歷鍊與智慧

◎陳 愉

學仁學長：

久未去函問候，倒勞您在百忙中來信，真是令學妹我感到十分不好意思。

開學以來除了忙著工讀，也努力試著再過正常的學生生活，而最耗費心神的就是面對自己。我想，許多問題都是來自於對自我的盲點，當種種迷團逐一剖解，未來的路便將清晰而明朗。近日反省的結果，使某些觀念為之一變，如果有可能，我打算暑假一過便搬回高雄去了（當然最後的決定還得看我父母親的意思）。

一向我是個很不切實際的人，「現實」這個學分，我直到現在才真的有一點修習的意願。許多美好的理想也許真的是不可能在真實的生活中實踐的，想到大學這幾年來竟浪費這麼多時間在構築虛幻的理念，更倍感徒傷老大的悲哀……

吳老師的講稿只整理了半卷，被我擱置這麼久，每次想到它們遲遲未能問世，便有滿腔的歉意！期中考甫過，當在近

內將第一卷帶子整理好，儘速寄往妙林。

目前去美術館觀賞梵谷紀念展，頗受感動。每一個生命都是一顆閃耀的星辰，不一定看得見，但一定有它的光與熱。我願我有梵谷的執著無悔！

學妹春燕 合十

79、4、27

春燕學妹如晤：

收到來鴻時，頃刻間紛雜的意念自心頭上湧起如浪，大有治絲愈棼的無奈。學長為佛教界的一分子，在法施與無畏施上，常囿於一己在佛法解行上的根基太薄弱，惶恐自己彷彿破敗危脆的桴筏，無所憑依，自不敢以有限的知見，渡衆生於智慧彼岸。然自去年以至今，每閱您的來函，娟秀的字跡總是在字裡行間流露出感性的筆觸；在理想與現實間，訴說著成長中無可避免的掙扎與迷惑。

站在佛教的世間法來看，在這裡我想談談大小乘共通的佛法，是我學佛四年來的親自體驗，在精神統一境界中（非三昧之定境）如實觀察宇宙緣起生滅，以「緣起」的方法去分析五蘊的變化，觀察事物，自然能夠深刻體會「無常、苦、無我」的基本教理，說來簡單，卻也不易從生活當中去品味緣起的奧妙。小乘的「五蘊非我」到了大乘，義理上演變為「常樂我淨」的理想化，認為有一個「真我」，是常住不變的真心。如果有「真我」，何以我人常隨境轉？甚至完全不能克制自己的言行意念？這是心的念念變遷，一個念頭接著一個念頭，刹那生滅，無時或已；可見「我」並不存在，既不存在，即是無常，而無常即是苦。記得小時候，我的體質羸弱常生病，後在小學六年級出車禍斷了左腿，生命的脆弱更讓我體會死亡的氣息，深深領悟吾之有大患在有身，而此身竟是諸苦的業報身。簡言之，有生必有苦，而凡夫的六根為集諦之苦因，正是世間凡是存在的生命都是苦的真相。

若從自然界的整體而言，萬物的存在自有其平衡共存的法則，但是任何人為的試圖改變，仍無法避開成、住、壞、滅的無常事實，換句話說，在因緣和合的條件下，所形成的一切皆有其生滅的現象；就生命的單一對象而言，有生則有老病死等三苦八苦的輪轉現象。對內必有生存的意志與欲念，趨使自身去面對外在環境的種種變化；對外則緣於根塵的觸受，往往易迷於外境而生妄執。觀察如此不清明的生命，實在是何喜何可樂？這樣的世間怎不令修道的聖人生起厭離心啊！（不是消極的厭生離死，是積極地尋求智慧的解脫。）今生若有能力熄滅源源不斷的煩惱之火，獲得自在清涼，可謂是智者、解脫者。我們有幸於今世生為人身，除了感恩父母的劬勞，師長友朋的

教導，在修行證道的自度之餘，還要有度他的濟世悲願。這種利他的精神，是一種神聖生命的回饋，也是報恩心的具體實踐。或許，每個人人生在這個世界上，所貢獻的力量容或有別，然其發願之悲心是無二的。這種度他利他的思想，就樸實無華的原始佛教來看，是生活在當下的一種現實社會的關懷；若以廣博而理想的大乘佛教來看，是修行菩薩道物我一如的大悲。了解生命的無常、苦，我們才有可能以「無我」的精神去從事，確切落實於菩薩道的悲願。如此莊嚴而又聖潔無私的生命，始有永恆的意義可言，而其本身也詮釋了人生真正的價值所在。

春燕，我始終相信，學佛的人尤其是在正知正見方面，應該比沒有宗教信仰或是無緣得聞佛法的人，更為殊勝難得才對！佛教是重智慧的一門宗教，照理身為佛弟子應該更懂得如何安頓自己，立身於這萬相迷惑深重的世間。然而，您的想法竟脆弱得讓我深為詫異於學佛的人到最後會真的無法用心去面對自己。尤其是處在功利彌漫的現實社會，自己不能把持自己的方向，決定自己該走的路，稍遇挫折便十之八九取決於「當然最後的決定還得看我父母親的意思」。在這裡，恕學長直言，盼您莫介意是好。有關您的缺失：一者，您在佛法上的認知可能有了偏差，特別是基本教理的理解不夠深入，以致在生活上不能產生絲毫的受用，如此則無裨於人生諸苦問題的解決，自然談不上智慧的開發；二者，你似乎不曾真正用心去面對自己的難題，不能健全自己的心理，毅然克服現實生活的環境；猶豫不決所產生的彷徨與疑惑，事實上往往與真相有著明顯的隔閡，以致未能真正認清主客間的環境形勢，其原因即出於自己對自我能力的評估不夠了解。我深信一個充滿自信的人，再大的困難或打擊，他應該很清楚這是一份難得的修持。解決當

前的問題猶恐不及，哪有時間去反省過去呢？也沒有理由讓未來去承擔過去的回憶。畢竟，人的生命不過百年間，轉眼即成煙雲無寄。應該珍惜千百劫來難得的人身，不要辜負了父母恩；尤其是佛法之難聞更甚於上青天，當更精進於菩提道，方不辜負此身之難得！明白生命的無常迅速，自能放下一切攀緣與執著，超然於世外，物我兩忘，從真正放下的智慧中體悟自在清淨的生活。心無罣礙如明鏡不染塵垢，由於當下念念分明，自能照人照己，否則陷於我執之見的泥沼，永遠看不清事實的本來面目。

佛教重理性也重經驗，如果您真的能認清自己是不切實際的人，那麼佛法應能告訴你如何善巧方便於世間，學習現實中的中道智慧（離二邊之偏執，選擇正確的道路而行）。當我們洞悉到真實生活中的假相時，有時候過於完美的理想往往與現實格格不入，反而無形中給自己帶來沉重的壓力與障礙，最後竟變成心理上的自我逃避方式，甚或是一種無奈的藉口罷了。也許，人生的虛無是需要如此點綴，才能嗅出生命的希望吧！有時候，生命確實需要奢侈的浪擲，才能夠讓我們徹底醒悟妄執的痴迷。緣於佛教的因果，任何的付出絕不會平白浪費掉的，相反的，是一種境界的體悟；如果您能不以世俗功利的眼光來看的話。我相信也深信，得與失完全看自己如何取捨，也就是端視自己以何種角度來界定自己的吉凶、禍福、幸與不幸等；心若能不執著，也就是不思善不思惡的平常心，自然不會有苦惱傷悲存於心。春燕，試著放開自己，如果有心，不妨去看淡水的落日，聽聽淡水的濤聲，生活的美好應該足以讓您有信心，每日活在充滿朝氣的希望中。其實，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我們實在無暇去停頓自己的腳步，也無暇去思索未來。因

為生活本身就是一種歷練、一種挑戰，生命的當下只能容許我們馬首是瞻。在來不及立定腳跟時，自心生滅無常，哪有時間去感傷無意義的過去呢？

能成為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荷蘭畫家）知音者，可謂絕無僅有。一種感動僅止於外在事相觸動內心某一層次的經驗，或是類似多重交疊的複合所產生的同心同理的共鳴。春燕，不一定看得見的生命，我們也不一定肯肯定它的光與熱，揭開激情過後的假相，我們才能如實地面對赤裸的生命，透過藝術多元化的展現，間接去感受作者隱藏內心的每一個意念、情感、期望、關懷，如果能以「無我」的智慧冷靜地思惟其內心世界的種種活動過程，而不摻雜一己主觀的意識在內，相信更能客觀地接近梵谷的藝術真實面。梵谷的一生，其不尋常的藝術，絕非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歷史也許能忠實地紀錄其一生藝術的過程，但是文字的有限卻不能道盡藝術家內心巨大的孤獨與卓傲不羣的悲壯性格。梵谷的作品不能代表其一生的難堪之境，充其量只是其生命中一粒耀眼的金沙罷了。梵谷的執著，並不因患有精神分裂症而減損後人對其藝術的評價。

寫了這麼長的信，是希望能提出一己拙見。既是學長，當知無不言，不揣自陋，殷殷相告。願您自作明燈，勇於承擔自己決定的路而不悔。即祝

學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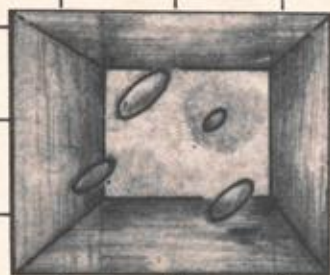
陳 倫合十

79、5、3

☐

淺論佛教基本緣起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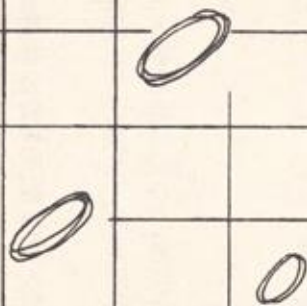
◎妙林月刊編輯室



世尊的教說，由正覺緣起性空的實相而開展。緣起的意義為緣此故彼起，即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世尊觀察世間一切法，都是仗因托緣而生起的，因緣會合而存在，沒有一法不從因緣生，絕對、獨立而存在。世間一切法，既從因緣生，亦從因緣滅，所謂緣聚則生，緣散則滅，所以世間一切法，也都是無常的，生滅的，無自性的，沒有一法常住不變的，真實不空的，故說為性空。性空不是說空無所有，而是說緣起的一切法，沒有常住不空的真實性，即緣起的幻有，當體即是性空，也不是離開緣起的幻有，另有一個空性存在。此緣起性空的實相，是法爾常住，是世間一切法的法性，亦即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此性此理，非世尊創見，而是世尊所發現。世尊夜睹明星而悟道，即是證悟緣起法空的法性。此緣起性空的法性，離言說相，離文字相，以非言說文字所能及，唯有證悟，才

能了然於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世尊本抱救世之願而出家，自證悟緣起法性，大惑難暢本懷，因為甚深的緣起法性，無法直接示人，方便立說，無智的衆生，如何會相信呢？譬如沒有飲水經驗的人，對他說水是冷是暖，決難使他了然生信。所以世尊曾為此，慨然歎道：「吾法甚深妙，無信云何解？」「辛勤我所說證，顯說為徒勞」。而想「吾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後來世尊終以不忍見此世間長此黑暗，同時又有天人再三請求，才利用權巧方便，說法度生，依緣起的正理，開流轉，還滅二門，引導衆生趣向解脫之道。緣起的流轉門，是說明雜染世間的生滅相；緣起的還滅門，是說清淨出世間的無生滅相。在流轉門中，世尊的教說，都以有情為對象。有情有依、正二報，正報即有情身，名有情世間；依報是有情所依的國土，名器世間。依、正二世間，本



有密切的關係，但世尊都是正說有情世間，旁說器世間，因為依、正二世間都為緣起的幻有，了知有情世間的生滅，器世間的生滅也能可以比知了。同時，世尊說教的深旨，重在有情生死苦迫的解脫，所以對器世間大都略而說之。

在有情世間中，世尊尤重在人類，因為有情世間，有胎、卵、濕、化的四生，有天、阿修羅、人、畜生、餓鬼、地獄的六道，彼此的業報不同，所處的境界也各別，不相通達；世尊生在人間，情同人類，對人類的境界相知相及，故能隨意立說，而有通情達意之利，使人同解同證。同時，人居六道之中，為六道之中樞，進可以為天、為阿修羅，退可以為畜生、餓鬼、地獄。為天、為阿修羅，醉心天福的享受，難趣解脫之道；為畜生、餓鬼、地獄，受苦迫的牢縛，亦難修學佛法。唯有人類沒有天福的枷鎖，沒有惡道的苦縛，雖然世尊對人類也曾有難調難伏的慨歎，然較天趣惡道的有情，仍為易化易度，易成佛道。所以佛法是以人類為本，而傍及其他有情。

是故世尊於流轉門中，首明緣起的情組織要素，建立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的三觀；次明有情生死流轉的歷程，建立十二緣起觀，都是重在說明人生。現在先說流轉門中的蘊處界三觀：

一、五蘊觀：蘊是積聚義，即是集合同一性質的差別法為一聚。五蘊即是色、受、想、行、識。前一是色法，為物質的，後四是心法，為精神的。色是質礙義，為構成人體的要素，分之即有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及法處所攝色十一種。受是領納義，依苦樂等境而生的心理活動。想是取像義，依所緣境而生想像的心理活動。行是造作義，依思心所而起的行動語言之心理活動。此三種心理活動，都是識的

支流，既源於識，也是識所了別的。此三心行，對緣境的作用特強，為吾人認識事物過程中重要心所，所以各別立為蘊。識是了別義，為一切心理活動的主體，統一心理作用的中樞，也是構成心理現象的要素。吾人的身心，即由五蘊組成的。所以吾人的身體，是五蘊眾緣假合的。同時五蘊是略色詳心的，側重說明心理現象，而破昧於心理，執心為我者的迷執。

二、十二處觀：處是生長義。十二處即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前六處又名六根。六根是六識所依處，沒有六根，六識即不能生起緣境的作用。六塵是六識的所緣境，有引發六識的作用，沒有六塵，六識無所緣，即不能生起活動，六識依六根六塵而生，所以十二處是吾人精神活動的生理機構。十二處的解說，是詳色略心的，側重生理現象的說明，而破昧於生理執色為我者的迷執。

三、十八界觀：界是種類義。十八界即耳眼鼻舌身意的六根，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塵，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識。此十八界是明吾人身心的組織，有生理現象的六根，有物理現象的六塵，有心理現象的六識，眼識依於眼緣取色塵，意識依於意根緣取法塵，各各有別而不相混，根、塵、識三六十八界，相依相存，非離非即，合成人體。此十八界則重說色心平等，和合存在，破執色心為我者的妄見。總上蘊處界三觀，雖有詳略偏中的不同，但皆為說明吾人的構造與組織，不管是色法、心法、色心共法，都是緣起而有，眾緣假合，沒有實我實法的可得。

次說十二緣起觀。十二緣起即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老死緣憂悲苦惱。無明即是愚痴，沒有智慧，對世間諸法不能如實了知為緣起幻有，因而執我

執法，造業感果，流轉生死海中，所以無明是吾人生死根本。

無明緣行，即因無明而有行，以下直立老死緣憂悲苦惱，都是次第相承，相續不斷，而成十二緣起的流轉相，沒有一緣是單獨存在的。十二緣起中的行是造作義，造作與無明相應的染

——生死——業。識是吾人最初投胎受生的心識，是由業力的

驅使而奔向生死的道路。名色是人體的初成，名是潛伏的心識，色是父母結合二精為身體。六入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初具人形的名色，經過時日的演進，次第長成人體所具的六根，完成人形的胎兒。觸是根、境、識三和合而生起觸覺，即是人住胎日滿，脫離母體後，開始和外界六塵相接而生觸感。受是領納，與六塵接觸而生苦樂的感覺。愛是煩惱、無明、對苦樂等境而生貪瞋癡等染著心所。取是造作，對所愛事物，馳求追逐，取為己有。有是潛在的業力，為招感生死的主力。生是前一生命結束，另趨新生，而成後一生命。老死是生後必經的過程。死是無常相，是壞滅相，吾人生命到了相當時日，即現老相而趨於死亡。憂悲苦惱是煩惱相。吾人生命遭到老死現前，心理必會生無限的憂悲苦惱。有分十二緣起為惑、業、苦三相，無明與愛是惑，行與取有即是業，餘者為苦。因惑造業，由業感苦，因苦又起惑造業感果，故成生死不已相。吾人生死苦迫的來歷，即是如此。

然而世尊建立十二緣起觀，不僅是在說明生死流轉相而已。尤有要者，為使吾人知生死苦迫的根本所在，趨向生死苦迫的解脫大道。而生死的根本為無明，要了生死，即要斷無明，無明斷，生死即滅。所以世尊說：「無明滅，則行滅，乃至憂悲苦惱等純大苦聚集滅」可是世尊用心良苦，無如我人業障深重，對生死苦迫，雖有遠離樂欲，但以無始以來的量力貪縛

，不能超脫而向涅槃，因而世尊不得不施權巧方便，攝化根性魯鈍的人類，在流轉門中，建立五戒十善的人天乘，為人類趣入生死解脫的階梯。五戒即是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十善即是身不殺盜淫，口不妄語、綺語、二舌、惡口，意不貪瞋癡。修五戒十善可以保持不失人身，可以生到天趣（生天勝生惡道）。五戒十善，是為人生天的根本，也是學佛入聖的基石。吾人如果不修五戒十善，很容易墮落惡道，失卻人身，萬劫難復，不獨生死沒有解脫的希望，而且要受苦無盡。所以世尊出現人間，而有一「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之說，以覺眾生。生在人間的吾人，應該要懂得如何把握人生，直趣善道，否則，辜負佛恩，依然在生死海中打轉，不能離苦得樂啊！

從世尊建立流轉門中看來，吾人可以知道：世間一切法，都是緣起的，否定了梵天、上帝、神我創造的妄說。人生的苦樂禍福，是吾人業感所招，為吾人的業力所決定，否定了天神、上帝主宰人間禍福賞罰的謠言。

恭賀

慧嚴法師榮獲日本京都大學

文學博士學位

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全體師生

全賀

惟願靈光常仰望

◎如忻



仰碧空明明 朗月懸太清
瞰下界擾擾 塵欲迷中道

惟願靈光普萬方 蕩滌垢滓揚芬芳
虛渺無極聖潔神秘 靈光常仰望

這是李叔同填詞譜曲的一首歌。佛學院除了排有解行方面的課程，亦有音樂課調劑我們的身心。在周末的午后，音樂老師總會帶給我們豐富的心靈饗宴。當教到這首《月》時，那優雅渺遠的意境，給熾熱的炎夏注入一帖清涼，趨走慵懶和煩躁。琴聲觸動了我的心弦，原本高高興興唱著，突然腦海閃進一個念頭：藝術家們醉心於藝術，藝術是他們永無止境的追求和生命之所依，如眼前的音樂老師、如畫家、書法家……，他們時時刻刻有琴、有畫、有筆可以為伴，而我呢？我又擁有什麼呢？雖然人家皆說我文章不錯，亦得過名次，但自己深知，這只是文字的排列組合，而我在進行一場場的文字遊戲罷了，到底我有什麼呢？

愈想心情就愈沈重，再也唱不下去，一任琴音從耳邊飄過。後來好友提醒我：「你可曾想過，那些藝術家一旦去他們所憑藉的東西時會如何？」此時才恍然大悟，何以李叔同可以毫不留戀地出家成為「弘一」，又能夠毅然放下藝術上的成就而為一代律師了。那麼，我何必再耽溺於世間所謂的文學和藝術呢？火鳳凰投火自焚只為五百年後的再生，刺鳥畢生尋找一棵最尖銳的樹，以身相許，只為發出牠最美好的音聲，而追求上乞下化的菩提路，應是我無怨無悔的抉擇吧！

誠然在佛法上，我是屬於鈍根者，儘管它的微妙玄深曾令我感喟、讚嘆、甚至哭泣，但還是要說自己尚是徘徊在門外，不知所措的小兒。或許是對世間法太過執著，以致無法契入出世間法，或許是對自我的要求太高，所以對長期處在混沌茫然的狀態而心急不已。當漸次發現到一切都不實在時，的確讓我發慌。雖然還未窺得修行的堂奧，但也慢慢體會出修行是一條「弔詭」的路，真的，我們的見聞覺知是否都能安全無誤？生活其實也是非常詭奇的，因為一切的因緣，一切的歡樂都是短暫，卻不時眩惑我們，它常引發我種種聯想，而在「自以為是」的概念裡不安，試圖從千頭萬緒中尋找可供修行的蛛絲馬跡。此刻我才瞭解，何以父母、師長對我們愛之深、責之切，因為他們也曾從風雨和坎坷中走來，但這種關愛（恨鐵不成鋼的心切），卻被我們誤認為一道道的圍牆，而去揣測它，千方百計要去突破它，弄得頭破血流，才發現外面的世界也不過如此。尋尋覓覓本就不堪，癡愚的我怎能不戰戰兢兢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縱然修行道上詭譎多變，但也含藏無盡的風光，惟願將此深心奉塵刹，並且紮紮實實，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才不會在這條路上白走一遭。



燈下我思

◎吳燈山

活在當下

和大多數人一樣，我喜歡活在緬懷過去與展望未來裡，對實實在在的當前反而置之不理。

過往斑駁的歲月，是一張綴滿懊悔和悲傷的網，每回憶一次，便被層層追悔網住，心緒暗潮洶湧，洄游於黑色潮汐中而不克自拔，那時我才體會到回憶是多麼的累人，也才明白了聖賢叫我們「往事莫追憶」的道理。

未來是個不可知的夢，憧憬裡有著些微的期盼，但更多的是面對未知謎團的惶恐不安。命運是不可知的，人世是坎坷的，明天究竟是麗日當空或烏雲連天，誰能預料？也由於對未來變數的茫然無知，很多人求助於算命卜卦求神，可是心頭的不篤定感依然沒有消失。

為何不能活在「當下」？清清明明的活在目前的時刻？追憶只帶來悔恨，未來卻讓人惶恐，只有現在才是我們所能把握

的。人只要不追悔過去，活在未來的虛夢中，而能在現在的每一分鐘中紮實過活，必有一充實光明的人生。

有了這個感悟，我盡量不讓過去和未來的夢魘擾亂我一顆清明的心。人本來日子是可以過得清醒快樂的，可是這兩個惡魔日夜干擾，才使得我們的心湖掀起陣陣波濤，如果你能覺悟這一點，時時自省，日子將活得自在多了。

無始以來的業力，使我們的心湖未能平靜無波，假如我們能提醒自己：只活在「當下」，做好現在的事，不去追憶和憧憬，我們將發現，心情竟然出奇的平靜，做起事來永不疲憊。只有現前的時光，才是我們所能把握的。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未來的猶不可知，又何必惶恐作繭自縛呢？

有用無用

在我的玻璃墊下，壓著一張小卡片，上面寫著：

「以無益的話，去佔別人有用的時間，不僅使人討厭，簡

直是不道德的行為。

以有用的時間，去做無用的事，非但無補實益，簡直是糟蹋人生。」

人，生有兩個耳朵一張嘴巴，那是要人多聽少說。可是一般人卻有張大嘴巴，喜歡找人說閒話，妄語、綺語、惡語隨口而出，造成多少口業，也因口無遮攔，產生了許多不必要的誤會和紛爭。我一向不主動找人閒聊，一有空閒，寧願多讀一頁書，多看一首偈，不願把時間花在道人短長的是非裡。若有人找我談天，我也把握住「精短」的原則，不願多說一句話，一心做個好聽眾。因為我常想：如果我盡說些無用的話來浪費他人的時間，真是一件不道德的行為。假如能少說話多看書，對心靈的提昇，生命的充實，不是更有幫助嗎？

人生是短暫的，時間是寶貴的，因此如何善用一天廿四小時，是每個人都該深思熟慮的。有人好名，投入名利的追逐圈中；有人愛財，日日苦思發財之道；有人卻愛平穩過日，只求有個寧靜祥和的生活。

如何用有限的生命，去做有用的事，由於每個人的人生觀不同，方法也隨之層出不窮。路走對了，至死不悔，搞錯方向了，臨死涕零，可惜悔之晚矣。怎麼才算不糟蹋人生，才算沒白來人間走一回，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能不靜思一番嗎？是非成敗轉頭空，幾度夕陽紅？一日不醒，便一日沉迷呀！

每晚睡前，我總愛靜坐片刻，讓起伏的心海平靜下來，真實體驗時光走過的聲響，生命的莊嚴也使狹隘的小我擴展溶入時空的大我中，感知有用的生命確實需要我們去提昇、莊嚴。

靜坐帶來清醒，也讓我我知道，人生是寶貴的，要善用每一分鐘，去做有用的事。



談共業

◎林俊良

我們共同居住在一个地球村，共享大氣；所以你我有不可分離關係。你的一切會影響到我，我也會為你帶來不可抗拒的影響力。

根據物理學的法則：思維會產生周遭空氣分子的振動、遊移。而這振動和遊移的空氣分子，會給大地帶來不算小的緣起。

。 我有轉不盡的念頭。念頭若能相同相向，將會引發相吸的共業。若你我的念頭不能相容，甚至相斥，那麼在這大地上將有火爆上的共業。所有共存的生物，要一起承擔這股相斥的影響力。

我有不盡的因緣業力，是因為我們共同依存這塊大自然、大宇宙。我們有著如此親密的關係！



忘記（外二章）

讓我們忘記所有塵世的風雨以及生活過程中所遭遇的挫折，而留下滿懷的愛和無窮的希望。

人世間，總有拂逆到來，令我們徬徨失措，如此「點滴在心頭」，這般的脆弱不堪，益增內心的不平，可是，一切的憤怒怨懟，只有使我們的人生更為偏激黯淡，又何嘗彰顯出什麼積極、正面的意義呢？

金剛經上說：「過去心不可得。」不也正明白地告訴我們，要忘記種種不愉快的前塵往事嗎？甜蜜的足跡，自不妨一再回味，而且咀嚼中更添芬芳和溫馨；然而，屬於哀傷的一頁，就讓它隨風而飄，無須耗神怨悔，再次撩撥傷心事了。

忘記那沒有必要記住的部分，也使我們原本擁擠的心，能留有空位來，用以接納世上更多美善的事物。

如果您說：「那實在太難了，我怎麼可能把它們棄如敝屣呢？」

我以為，那只是您固執得不肯忘懷罷了，我更不懂，老要自己陷入感傷和不如意中，無異於鞭笞自我之心靈，這又何苦？

忘了吧！忘了生命中曾有過的累累傷痕，忘了心中曾遭遇的劇痛與諸般不如意，唯有徹底抹去不快樂的陰影，讓愛和希望孳生，如此，方能做一個海闊天空，自在翱翔的人。

命運

你以為，冥冥之中果真有命運之神在主宰著我們的昇沉榮辱與悲歡離合嗎？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曾對人生這樣描述：

「生命把我們從一個世界拋到另外一個世界，命運拾起我們，把我們從一個地點移到另外一個地點。我們在兩者中間，只聽到可怕的聲音，只看到路上的障礙物；面對的是不知何去何從的徬徨選擇，接受的是無奈的既成事實。我們看到希望，



但被希望所愚弄；當漸漸適應和喜歡這個世界，最終卻又掉入死亡的陷阱。」以上這段話平實而中肯地道出了他對人生的感慨。

追求完美原是人性的天性，然而，在這本來就充滿缺陷的人生旅途上企求十全十美，豈不等同緣木求魚？求全常是痛苦的來源，對於無可改變的既成事實，何不自我要求，調整心態來接納它呢？何須庸人自擾，徒勞費神，以至長吁短嘆！是否？

我有個朋友非常相信宿命論，認定僅是上天的棋子，早被不可測知的命運所決定了，人再聰明能幹，也不過是走在預定的棋盤上，難有絲毫的更動或突破。所以，他偏好求神問卜，虔誠得令我們驚訝。多麼不像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且又能力高強的人所做之事！

幸好，世界上仍有許多人相信「命運操縱在自己手裡」的說法，相異的個性，常導致分歧的人生理念，當然也造成迥然不同的發展。

如果，路是人走出來的，那麼，憑藉眾人的專注和努力，團結和諧，該有可能改變原先的一切。壞的，可以變好；好的，可以更好。匯聚衆多的人所提供的善念、善行，可以達成「明天會更好」的願望，這是佛家「共業」的另一種闡釋，也是可以付諸實現的。

佛家最重因果，認為種善因，必得善果；種惡因，必得惡果，無可逃躲，也無非勸人行善，以求福報。外國有句諺語說：「種思想，收行為；種行為，收習慣；種習慣，收生活；種生活，收命運。」細細想來，不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嗎？他們說的都是「慎始」，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最佳詮釋。

所以，命運之可以扭轉，正在於我們的肯勇猛精進，與人為善。尤其，俯仰無愧的心安理得，將使我們超脫命運的桎梏，而另創新機。

批評

批評時，態度非常重要。即使是理直，也要力求氣和；即使是義正，也要儘量詞婉。

提出批評，原是希望對方能接受我們不同的看法，有所改進。愛之深，不免責之切。尤其，發現自己全然站在義理的一邊難免有咄咄逼人之勢。然而，欲速不達，盛氣凌人更使對方感到難堪，未必肯平心靜氣，檢討省思，來求改過；卻反而先壞了友誼，這豈不大大有違我們的初衷嗎？

我們的批評，既是出於善意；可是，只由於在態度上不夠溫和，語氣不夠委婉，使得對方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絲毫不曾聽進我們的一言半語，當然，就談不上遷善改過了，平白辜負我們一番美意。

這，那裡是我們樂意看到的結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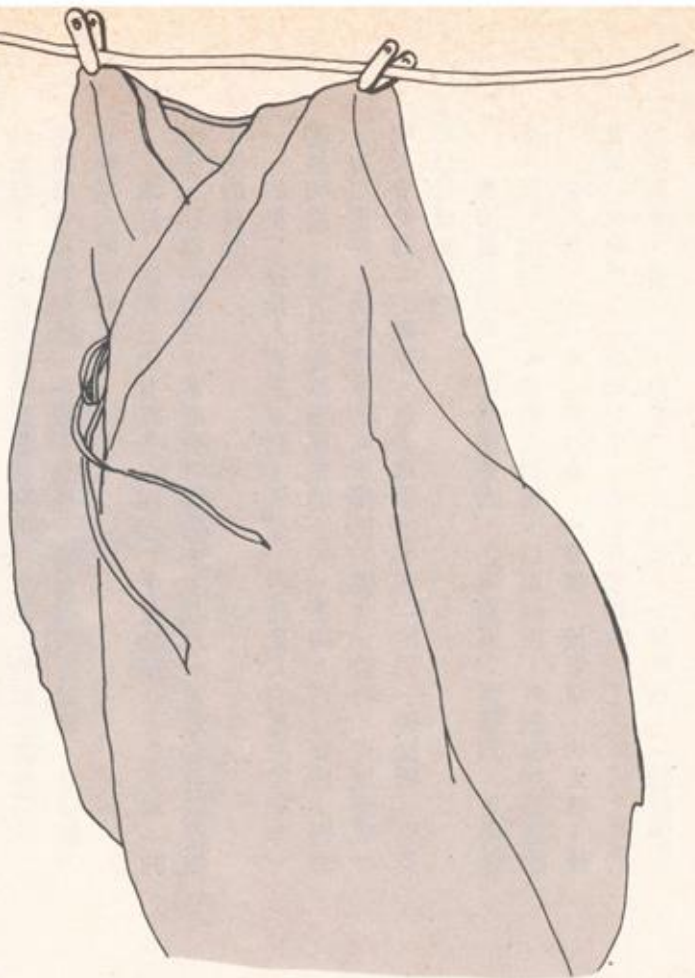
喜愛被讚美，原是人類之通病，世上又有幾人能接納逆耳的忠言呢？既然具備此等雅量的人少之又少，因此我們既然是為了對方好，何不也稍為微注自己的見解。只要我們言之成理，溫和親切必使對方明白我們的確出於關愛，也一定心存感激。如此，我們的批評方能得見成效，朋友也因而改弦更張有了進步，才是皆大歡喜啊！

我們盡了諍友的責任，而對方歡喜採納大有進境，還有什麼比兩全其美更令人開心的？

當我們要批評別人時，請保持良好的態度。

佛法是智慧的明燈

◎ 蔡奕文



佛陀自幼即有悲天憫人的胸懷，他以智慧之眼去觀察世間諸苦的根源，解決悲傷與憂愁的苦惱。欲樂的痛苦和必須經過的死亡一直籠罩著眾生，然而眾生仍不能因此而悟徹真理。佛陀為一善行者，為了生老病死的苦惱，毅然捨親、出家，尋求解脫的大道。萬法都是瞬息衰敗的，只有真如才是永恆的，萬法都是變化無常的，只有佛法才是不變的。所以佛陀看破一切世俗，拋棄世間榮華富貴，靜坐菩提樹下參悟正道，歷經魔擾的威迫利誘，不為所動，終於悟得真理，建設佛教，闡揚佛法

，普渡眾生。

佛教闡釋佛法，法即是真實不虛，是神聖的真理，佛法即是針對我們的誤謬、迷惘和憂愁而存在。佛法指出人不能脫離自私、貪欲之心，故有紛爭、殘殺的動亂，以致難逃因果報應輪迴。世上的不幸，如惡行生惡報，苦痛便由此而生，全部在世尊的慧眼中一一映現。有情如果能看到一切惡行的結果，相信會回惡向善。然而眾生始終蒙蔽於三毒之火，貪欲層出不窮，渴望一切的快樂，縱情縱欲，一旦死神威脅自身，更加不能安心，堅持生存的欲望，自我生命又在輪迴，正如蠶脫離不了自作的繭。世俗的欲樂，是短暫的、虛假的，妄想貪求都是枉然的、徒然的，就像芭蕉一樣的中虛，水泡一樣的中空。這個世界是一大苦缸，充滿了罪惡和憂愁，可以說是因為充滿了貪愛的緣故。眾生的迷途，是因為他們誤執妄想為真理，所以永遠錯下去而不自知。開始覺得很快樂，可是到最後就生出了憂愁、不安和痛苦。

再談生死的根本。世尊認為無明才是萬惡的根源，所謂十二因緣，就是生命發展的關鍵。開始時生命是茫然無知的，在無明的火海中，不斷發育和構成，形成有知覺的神經，再由知覺產生生命體。由生命體發育出六根——五官和心。由六根接觸外境，由觸而生受，由受而生愛，由愛而產生對外境的依戀，即取，再由依戀而生我執的一切妄想，即有。從此我執之有，就不斷的再生，也就是苦老病死（老死）的原因，自然產生悲傷、憂慮和失望。一切憂悲的起因，都在初始，其中蘊藏無明（愚昧），由於無明才有苦惱的滋生。除去無明，自能除去因無明而生的不正確欲望。除去不正確的欲望，自能揮除由欲望而生的錯誤感覺。除去錯覺，六根的錯覺自然消失，沒有了

錯覺，與外境接觸時就不會發生謬見。沒有謬見，所作自然遠離愛欲，沒有愛欲就沒有一切染著的依戀。離開了依戀就沒有自我的貪欲，如果自我的貪欲一除，那就超脫生老病死的牽絆，消除了一切痛苦。佛陀是一位覺者，他認清了四諦是指引到涅槃的道路，消滅貪欲的途徑。第一諦是苦，第二諦是集，苦的由來，第三諦是滅，去苦的意思，第四諦是道，指引滅苦的八正道。這就是佛法，是真理。

佛陀洞澈深奧玄妙之真理，可以超脫而證得一切種智。此真理不容易理解體悟，因世人慣於在世俗間的圈子裡打滾，沈迷於世俗的欲樂，離真理是愈來愈遠。對於終身沐浴真理於福慧的聖者，一般的凡夫是不能領會的。聖人內心清淨自在的享受，凡夫常誤解為捨棄了一切；聖人證得涅槃，凡夫也常誤以為是滅絕；無我者了悟不生不滅，凡夫卻誤認是死亡。凡夫終日為憎恨和情欲所驅使，永遠無法見到真理。凡夫俗子為世俗所蒙蔽，佛法對世間而言，仍存在著許多不易理解和神秘的境界。

一盞加滿了水的燈，是驅除不了黑暗的，朽木是燃不起火光的。人如果不能撲滅貪欲的火焰，而仍眷戀人天欲樂的話，那他又如何能脫離困苦的生命？一旦貪欲消滅，不再眷戀人天之樂，那麼生活僅止於自然要求的滿足，也就不致於有所染污了。所以說，要適中道生活，依身體上自然的需要即可。過分耽溺於肉慾上是消耗精神的，任性放逸，無異是感情的奴隸，只尋求快樂就是墮落下流的行為；可是滿足生活上的需要，並非壞事。維持身體的健康，才能健全心理，整飾智慧的光明。水雖浸著水仙花，仍不能沾濕花瓣，這就是中道，離異端的中道。

佛陀為眾生開示四諦的法門，指出涅槃的福樂。領悟四諦中的諸苦，自會走上正道，正見照亮眾生的路，正思惟就是保障，正語就會住在正道上。有了正業，處世做人才會正當，有了正當的經濟生活，才會心曠神怡。正精進是步階，念念都要正，有了正定，生活才能得到平和。苦諦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不愉快的總集就是苦，任何希望不能滿足時是苦，簡而言之，身體所感觸的都是苦，所以說，此即是關於苦的真諦，也是苦之源的真諦。

貪欲是輪迴的原因，同時也帶來了肉欲的喜悅。為了尋求滿足，例如冀求感情上的滿足，冀求將來生活的幸福，冀求今生的愉快，這就是苦源的真諦。到滅苦之道的真諦，也就是八正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和正定，就是關於滅苦的真諦。

我們生活在生老病死的諸苦中，只有觀察並實踐真理，才有可能跨過這座愁苦的高山。做惡究竟有何利益呢？有智慧的人厭惡色欲，遠離肉體上的快樂，努力去尋求精神上的安樂。樹木被猛火焚燒，鳥兒如何歸巢？同樣的，有情欲的驅使，真理是無法存在的。如果不能明瞭這點，即使學問淵博的學者，還是無法避免愚昧的遮蔽，人如果具有這種智識，真智慧才會顯現。如此才會知道謹防眷戀於俗樂，這種修持是需要智慧的，忽視智慧生命，痛苦有增無減。所以佛法的教義，皆以智慧為中心，總之，眷戀俗樂是不幸的，一旦捲入漩渦就難倖免。智慧是筏，反省是航，佛法的重心即在降服——魔羅的威脅。因為誰也逃不了行為的後果，所以要「眾善奉行」；因為種什麼就得什麼，所以要「自淨其意」。有智慧的人，會以光明去接受更多的光明，不斷向真理的智慧精進不懈。

麥鳥唱在開鎌時

◎趙月明(大陸·山東)

當明媚的陽光
一滴滴洒落在芒種的時候
麥鳥與鎌刀的二重奏
把五月搖成不落的音符

開鎌割麥時
麥鳥總到農人前面唱著
保持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
農人的目光總是望著麥鳥
用嘿嘹嘹的鎌聲為麥鳥伴奏
於是農人的目光與麥鳥的羽翅
在麥壟與麥壟之間跳來跳去
鎌聲與鳥聲碰來碰去
在麥子的睫毛與睫毛之上滑上滑下

鎌刀並非無情
從不傷害麥鳥
只向麥子宣戰
麥鳥也並非唱高調
催農人施化肥磨破鞋底
急農人滅蝗蟲咬破手指
幫農人抗旱災泪流井旁
均為搶奪一把新麥……

鎌刀，你盡情地舞吧
麥鳥，你盡情地唱吧
只要成實的麥穗與我們握手
以前的辛酸苦辣全會被勞動的汗水沖走
心中只留鎌刀的舞姿與麥鳥的歌喉

大漠·駱駝

你是沙漠之舟啊——
缺水能忍 孤獨能耐
乾渴給了你榮譽
你的形象光芒四射
我這坦蕩的胸膛
只有你能穿過
每當駝鈴奏出樂聲
心田便充滿一片勃勃生機
咱們的友誼千載不衰
爲什麼會這樣 駱駝
因爲大漠我給你的愛
是這般地深沈又奇特
正像熱愛衆生
光明偉大的佛
把慈悲給了人們
讓人人都有善心一顆
一切鬼域的誘惑
一切苦難的折磨
都不會催他意志薄弱
都不會讓他感歎坎坷
無愧於前輩與後人
生活中充滿了歡樂
於是 更虔誠地禮佛
佛光耀燭燭 日夜閃爍

黃沙起伏 連天大漠
一隊駱駝慢慢跋涉
歡迎你 朋友——
大漠借著風說
我最喜歡聽的
就是駝鈴之歌
正像冰峯愛雪蓮
給雪蓮寒冷
我愛你喲
才給你乾渴
乾渴伴你遠行
馬兒望而退縮
乾渴是你的專利
你盡情享受乾渴之樂
駱駝一步一步點頭
表示謝意用久久沈默
項下的鈴噹叮咚作響
把漫天的塵沙震落
大漠高興地又說
如果給你萬頃碧波
招來調皮的小鹿
引來戲水的天鵝
和牠們玩耍不再寂寞
飲料又甜又涼又多
那才可悲呀 朋友
難以再亮出獨有的品格

*漢譯南傳大藏經即將出版

預約期間八折優待敬請踴躍訂購

漢譯南傳大藏經即日起開始預約，擬定約五年全部出書，共七十冊。內容採用最新式標點斷句，加上近於現代的口語文字，淺顯平易，最適合現代人的閱讀，恭迎佛法三藏，必帶來無限的法喜，讓你的家人分享佛教的智慧，充實你的生活，開拓你的人生。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出版，為我國佛教界的創舉，是首先完成南傳巴利三藏的漢譯大藏。採用自國內最先近的電腦排版，全部精裝本，定價七萬五千元整（國內外掛號郵資另計）。

訂購辦法：自即日起受理預約，預約期間一次付清款項者，一律

以八折特優優待六萬元整。分期付款者，預付頭款一萬元整，餘款分三十期付清，每期（月）二千元整。

歡迎十方大德共襄盛舉，踴躍助印，每套藏經將別冊登上助印功德芳名錄，以資徵信，流通功德，續佛慧命。願三寶加被護持，福慧無疆。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1056寶清街18之1號2F

☎：七六九九五〇八、七一九九一五七

*贈書消息

本刊佛教藝術源流作者吳進生居士，將多年創作佛像的作品集冊出版，由元亨寺妙林出版社印行，為推廣佛教藝術，免費贈送全省各佛寺社團。因數量有限，每寺限贈一本。

吳進生居士畢業於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雕塑作品曾榮獲國內各大美展獎多次。二十年來更從事佛教藝術之研究。深入中國大陸及日、韓、印度、尼泊爾、喀什米爾等佛教國家，收集作品幻燈片數千幀。目前專業於佛教藝術創作，並兼任高雄市佛教會文教組長、元亨寺夜間佛學班老師。

佛像藝術作品曾應高雄市立文化中心邀請展出，及高雄縣立文化中心邀請，假鳳凰山國父紀念館展出。

通訊處：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一路134巷12弄7號。

☎：(〇七)七四一八二五四

贈書對象：一般佛寺社團免費

妙林雜誌讀友酌收成本費新台幣貳百元。

*高雄縣超峯寺大殿重建落成

啓建護國息災祈安水陸大齋法會緣啓

本寺大雄寶殿創建於民國前五年，修建於民國四十四年，於民國七十七年重建，業已完竣。定期舉行重建落成典禮。為酬謝三寶之庇佑，暨諸護法之護持，啓建護國水陸大齋法會。禮請 文戒長老主法。盛修、見弘長老為正副表。並請高僧大德臨壇領眾誦經禮懺、嚴潔道場：施食佛事七永日。恭請三寶寶證，龍天擁護。以此功德回向，護國息災，諸位護法善信。

一、訂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五日（農曆十月十九日）星期三，舉行重建落成暨佛像開光典禮。

二、訂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六日起至十二日（農曆十月二十日起至二十六日）啓建護國息災祈安水陸大齋法會。

三、內外壇功德金項目：

(一)水陸內壇：（消災及拔度牌位都有）

1. 水陸大總壇首：壹佰陸拾萬元
2. 水陸總壇首：壹佰貳拾萬元
3. 水陸副總壇首：壹佰萬元
4. 水陸大功德首：陸拾萬元
5. 水陸功德首：參拾萬元
6. 水陸副功德首：壹拾萬元
7. 水陸福壽首：貳萬元

(二)水陸外壇：

1. 水陸吉祥首：壹萬元
2. 水陸副吉祥首：伍仟元
3. 隨緣消災及拔度：壹仟元

※（以上在外壇禮拜，不能進入內壇）

(三)壹拾萬元以上長生牌位安置大殿內。

(四)貳萬元以下長生牌位安置延壽壇。

(五)法會期間恭設福慧平安燈每盞伍佰元。

四、報名方式：自即日起(一)親臨本寺報名 (二)通訊報名 (三)電話報名
(四)劃撥報名等報名均可。

法會期中，歡迎十方大德，護法善信，參與勝會，更盼親臨道場
焚香禮拜，同沐三寶。

恩光共結菩提緣。敬盼早日登記，以便註疏立位。
敬祈十方大德護法護持參加，並恭請諸山長老法師撥駕蒞臨指導

大岡山超峯寺住持法智賢寺 全啟

寺址：高雄縣阿蓮鄉○○○崗山村五號

電話：(07)六三一五一四、六三一九〇二四

劃撥帳號：〇〇四六〇三三三(戶名：超峯寺)

●徵請儲備監獄弘法法師啓事

一、宗旨

旨：際此末法時代，人倫道德日益頹圯，青少年犯罪
趨於增長，寧不令人嘆惜，本會有鑑於此，皆請有法
師、居士至各監所為誤蹈法網之不幸者宣講佛法及人
生義理，期使彼等發露罪愆，從而改過遷善，迎向光
明之路，數年來收效頗宏。為此懇切籲請熱心弘法之
出家二眾，參與此一深具意義之弘法工作。

二、資格

格：出家二眾五年以上，受過具足戒者，佛學院畢業
者尤佳。

報名方式：倘蒙俯允即請惠示(函示或電話聯絡均可)。

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一三二號六樓。

電話：(02)二三八一八四五一六 聯絡人：林小姐

★妙林月刊合訂本限量供應

請及早訂購以免錯失良機

妙林月刊合訂本已出刊，現僅剩二十餘本，由於本刊內容可讀性
甚高，篇篇精彩，字裡行間蘊藏現世法的智慧，多元化的佛法，充滿
了盎然的機趣。本刊每年結集十二期為合訂本，現數量有限，請儘早
函購或電話預購。每本定價五〇〇元。

郵撥：4037696-7 妙林月刊雜誌社

電話：七一九九一五七 七六九九五〇八

●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通啓

一、宗旨：推動佛學研究風氣，培養討論批評能力。

二、日期：九月七日至九日(九月六日報到)

三、地點：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7號元亨寺

四、對象：各佛教及大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題目自訂，由各主、協
辦單位自行審核後再推薦給主辦單位。對提交論文之獎勵
辦法由各主、協辦單位訂定，發表之論文將擇優出版。此
外，亦歡迎各佛學院學生參與論文發表。

五、論文：五月卅一日前，繳交論文題目及提要(二百字)。七月卅
一日前繳交論文，字數以八千字至一萬二千字為宜。

六、發表論文之研究生，交通費自理，食宿由主辦單位負責，並酌贈
紀念品。

七、歡迎旁聽，有關辦法請向主、協辦單位查詢。

主辦單位：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

財團法人慧炬雜誌社

聯絡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二七〇巷十號

財團法人慧炬雜誌社

電話：(02)七〇三二〇一四

傳真：(02)七〇八五〇五四

協辦單位：中華佛學研究所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香光尼眾佛學院 淨覺佛學研究所 靈山講堂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 圓光佛學研究所

「雜阿含經之研究」一書，現書尚有存貨，一律以精裝本平價二
五〇元供應。敬請善信大德及早購藏，為便利郵寄作業，索購時請附
加郵資費，表列如左：

國內掛號：二十一元

國外航空：香港、澳門一五元，亞洲及大洋洲一六元，歐非

中南美各地二二八元，美國加拿大二二八元。

住址：台北市松山區10597寶清街18之1號2樓

電話：七六九九五〇八、七一九九一五七

郵撥：4037696-7 妙林月刊雜誌社

●《雜阿含經之研究》現書平價供應

「雜阿含經之研究」一書，現書尚有存貨，一律以精裝本平價二
五〇元供應。敬請善信大德及早購藏，為便利郵寄作業，索購時請附
加郵資費，表列如左：

國內掛號：二十一元

國外航空：香港、澳門一五元，亞洲及大洋洲一六元，歐非

中南美各地二二八元，美國加拿大二二八元。

住址：台北市松山區10597寶清街18之1號2樓

電話：七六九九五〇八、七一九九一五七

郵撥：4037696-7 妙林月刊雜誌社

※遷移啓事

高雄市佛教分會會址、高雄縣佛教支會辦事處，自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一日起，遷移至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二二號四樓，高雄市佛教分會會館。聯絡電話：(07) 271-1757。敬請佛教同道，將有關會務及其他聯絡或文書函件事項，請轉寄新址，以利會務之推展。

高雄市佛教分會
高雄縣佛教支會 敬啓

●高雄元亨寺慈仁慈善會會員參加辦法

一、宗旨：闡揚正信佛教，淨化社會人心，復興中華文化，建設人間淨土，興辦各種公益慈善事業。

二、參加辦法：歡迎十方善心人士，有意為宏揚佛法，具慈悲喜捨普渡衆生之弘願，不計榮辱得失者均歡迎踴躍參加。

1. 基本會員——每月定期捐獻新台幣壹佰元。
2. 榮譽會員——每年不定期捐獻新台幣伍仟元以上者。
3. 贊助會員——每月不定期隨喜功德。

三、會員利益：

1. 定期為會員舉行功德迴向會，普令六親眷屬和樂安康，事業發達，萬事如意。

2. 本會經常舉辦義診，解脫人生痛苦，凡參加會員當為諸佛菩薩所加持福蔭子孫。

3. 本會舉辦一切有益身心之活動時，會員享有優先參加權利。

四、繳費辦法：視個人經濟能力與方便，分月繳、季繳、半年或一年繳均可，以匯票、郵政劃撥、報值掛號等方式惠寄，本會收到款項後當即寄奉會員證、感謝狀，並按期寄奉會費收支徵信錄。

五、附註：有意參加者敬請來函索取入會申請表，填妥申請表寄來後，即予登記，待收到會費時，即核發會員證。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岩里元亨街五號

電話：(07) 521-3336

郵撥帳戶：0492758-0 釋慧鈺

●高雄市打鼓岩元亨寺慈仁慈善會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工作報告

一、緣起：

1. 本會前身為淨觀念佛會慈善會，成立於民國七十一年二月，會員百餘人。

2. 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導師上善下妙師父有鑒於舉辦社會慈善公益事業及弘揚佛法，須有更多人財力參與投入，故而擴大組織，易名為高雄市打鼓岩元亨寺慈仁慈善會，現有會員將近四千人。

二、目前重大工作：

1. 偏遠地區巡迴義診施藥

①七十五年七月六日首次前往屏東麟洛鄉永興禪寺義診，至今(七十九)年四月止，共計舉辦一二二次，涵蓋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澎湖縣、嘉義市、南投縣、台北縣七縣市三十五個地方。

②義診成果：七十五年七月至七十九年四月止共舉辦一二二次，受診患者一一、四二四人，義診醫師三八七人次，工作人員二、七六二人次。

2. 急難救助及慰問貧民

①急難救助：七十五年七月至七十九年四月止共受理六六一件，金額一、八五六、六五五元。

②慰問貧民戶：發放慰問金及日用品九六七、〇二五元。

三、今後工作計劃：

1. 擴大引介善信參加本會，近期達到一萬人。
2. 健全組織功能，加強會員聯繫，擴大服務層面。
3. 設立固定診所，禮請合格中醫師，定時駐診施藥。
4. 定期舉辦各項弘法佈教活動，以淨化社會人心。
5. 籌設養老院，拓展慈善公益事業。

本期贊助功德芳名錄

—— 迴向受持誦讀此謹

普施有情眾生

願得無上戒定慧 願諸眾生皆念佛
願諸眾生皆念佛 願同往生成佛

◆助印妙林月刊雜誌(恕不稱呼)

一〇〇〇元

菩提文物中心 信願靜修班
中國佛教會高雄支會 楊清文

三〇〇元

三寶弟子 陳柏蒼

二〇〇元

周先生 曾招妹 釋演醒

一〇〇元

光明慈悲喜捨救濟會
蕭文裕

澳幣二〇〇元 釋明忍

◆助印漢譯南傳大藏經

二〇〇元 王信憲

◆普施中藥

一〇〇〇元 釋如欽

二〇〇元 韓國俊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 款 人	帳 號	4	0	3	7	6	9	6	7
	戶 名	妙 林 月 刊 雜 誌 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註於數末加一數字)

寄 款 人	姓 名		
	住 址	(郵遞區號)	
電 話	電 話		
	電 話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 續 費	次	元
-------	---	---

主管：

經辦員：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 款 人	帳 號	4	0	3	7	6	9	6	7
	戶 名	妙 林 月 刊 雜 誌 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註於數末加一數字)

寄 款 人	姓 名		
	住 址	(郵遞區號)	
電 話	電 話		
	電 話		

經辦局號

帳 號

日 期

存 款 金 額

登 帳 編 號

工 作 站 號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手 續 費

次

元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電話、及撥款日期、金額、應由寄款人自行負責填明，以免誤事。二、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如請領時，可隨時向本聯領取。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傳真機：(02) 7699508 七一九九一五七
 寶清街18之1號2樓(妙林學苑)

創刊日：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元月一日
 發刊日：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一日
 發行人：釋菩妙老和尚
 社長：吳老擇
 主編：陳 倫
 美工：吳進生
 編輯：妙林編輯委員會
 編輯部：台北市10597

發行所：妙林月刊雜誌社
 社址：高雄市元亨街7號(元亨寺)
 郵撥：4037696-7
 妙林月刊雜誌社 帳戶
 本期發行6000份，歡迎隨喜贊助
 印刷所：錦立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電話：(02) 9624248
 排版所：顯瀨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誌第7157號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413號執照登記為雜誌

歡迎隨喜贊助·福慧更增長
 追求心靈淨土·人生更圓滿

請存款人注意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

郵票。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五、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通	☐ 1. 漢譯南傳大藏經預約款 月份 ☐ 2. 助印南傳大藏 ☐ 3. 助印妙林月刊雜誌 ☐ 4. 助印佛經
信	☐ 5. 訂約中華續藏經 ☐ 6. 普濟功德金(普施中藥) ☐ 7. 贊助巴利佛敎研究所 ☐ 8. 贊助看漫畫說故事 ☐ 9.
欄	☐ 10. 請寄憑證及感謝狀 ☐ 請寄憑證及感謝狀 ☐ 請勿寄憑證及感謝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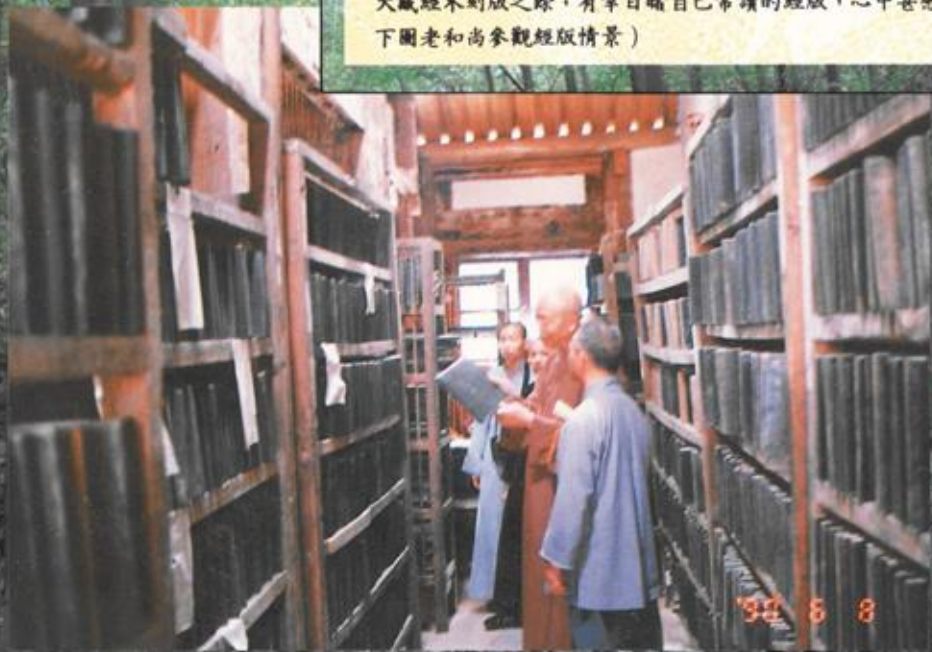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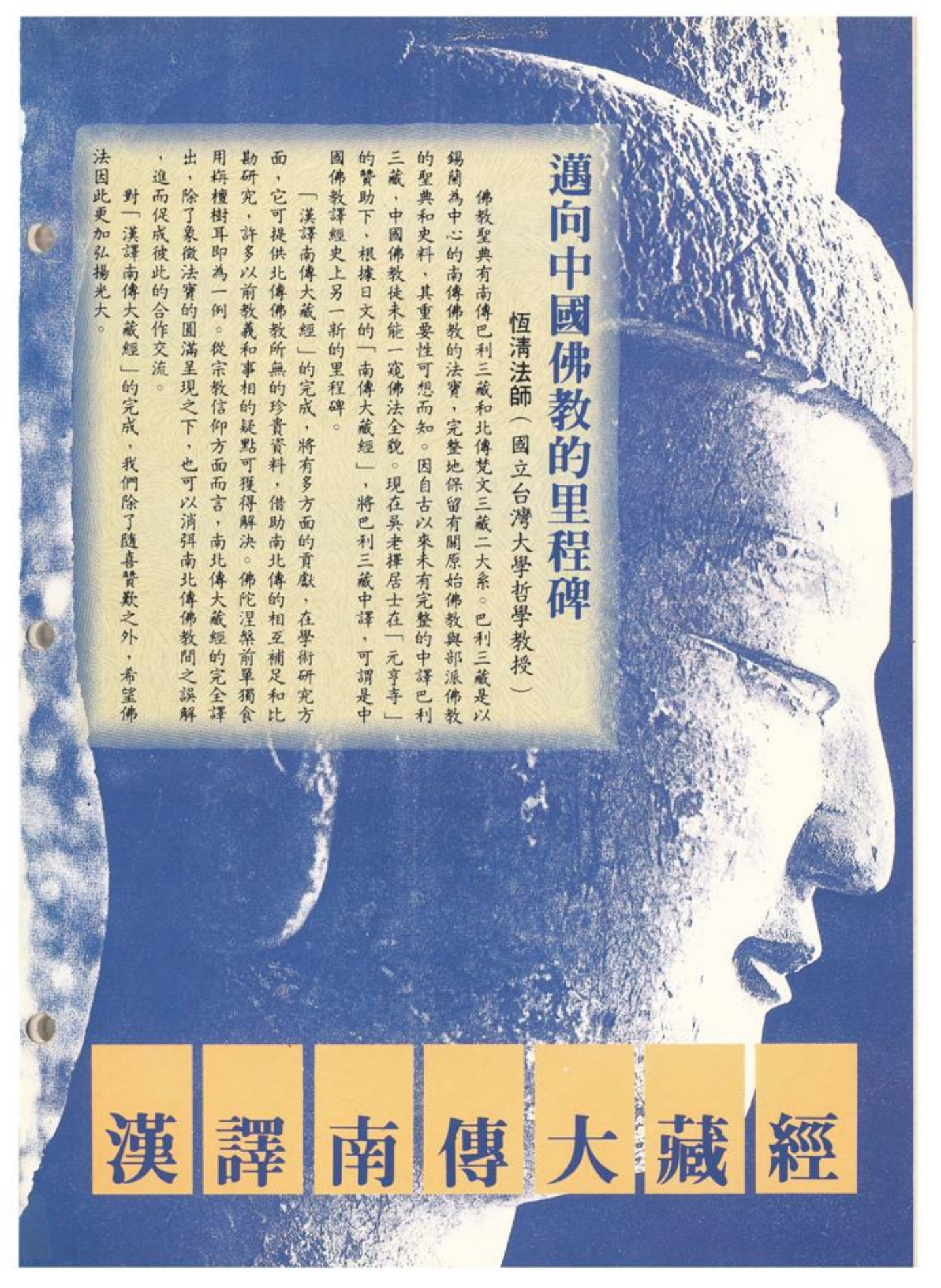
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高雄元亨寺參訪福州活動紀要

元亨寺朝聖參訪團於今年六月初參訪了福建福州雪峯山崇聖禪寺。此寺之山原為象骨山，為閩越之勝景。由於該山未冬先雪，盛夏尚寒，故有雪峯之稱。寺之開創者義存禪師，即以之為號。自唐朝以迄今，千年來猶存有當年義存禪師的禪風。崇聖禪寺因有同一日四十多人開悟得道的紀錄，故有流傳木人開山，石教討祖的傳說。現已開放供訪問前來觀禮，該寺方丈和尚可謂年輕有為，慕名前來參禪者不在少數，將來必能振興禪風。（見上圖菩妙老和尚與崇聖寺住持釋廣森法師合影於石教前）

六月八日元亨寺朝聖團參訪福州湧泉寺，該寺位於福州鼓山白雲峯麓。為東南第一禪剎。寺中之建築，隨山勢佈局，得天然形勝，規模宏偉，列為福州五大禪寺之一。據傳湧泉寺有潭，潭中有毒龍作怪，唐建中四年，靈鷲誦華嚴經逐之。久聞該寺以藏經、藏版著稱，有明代南北藏、清代龍藏等。菩妙老和尚在參觀大藏經木刻版之餘，有幸目睹自己常讀的經版，心中甚感親切而歡喜不已。（見下圖老和尚參觀經版情景）





邁向中國佛教的里程碑

恆清法師（國立台灣大學哲學教授）

佛教聖典有南傳巴利三藏和北傳梵文三藏二大系。巴利三藏是以錫蘭為中心的南傳佛教的法寶，完整地保留有關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的聖典和史料，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因自古以來未有完整的中譯巴利三藏，中國佛教徒未能一窺佛法全貌。現在吳老擇居士在「元亨寺」的贊助下，根據日文的「南傳大藏經」，將巴利三藏中譯，可謂是中國佛教譯經史上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完成，將有多方面的貢獻，在學術研究方面，它可提供北傳佛教所無的珍貴資料，借助南北傳的相互補足和比勘研究，許多以前教義和事相的疑點可獲得解決。佛陀涅槃前單獨食用栴檀樹耳即為一例。從宗教信仰方面而言，南北傳大藏經的完全譯出，除了象徵法寶的圓滿呈現之下，也可以消弭南北傳佛教間之誤解，進而促成彼此的合作交流。

對「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完成，我們除了隨喜讚歎之外，希望佛法因此更加弘揚光大。

漢 譯 南 傳 大 藏 經